

其意 上曰此言甚當操舟非我國長技若倭人見形則不得已應之若僥倖於搜討之有獲此甚不可所當禁戢然搜討不可一切禁之邊功亦不可不賞賞邊功事與大臣議而為之非獨斷也且方好義多擒倭人不可不賞然不無徵僥之弊亦當留念○下平安道觀察使災變書狀曰白氣貫日此乃兵象也雖無邊釁尚且恐懼况有邊釁之時乎上下所當恐懼修省各守其職也且當下諭于平安道節度使曰今觀災變狀啓至為驚愕况白氣兵象為邊將之心當慮其兵火出於朝夕防禦之事倍加措置可也且入居人務令安接事并諭于監司處且十一月十三日二十日白氣一天之下必可見矣而觀象監無所啓其推觀象監官負且江原道有狗自左腋生雛此亦甚異前者咸鏡道有人自左腋生兒者母子尚皆生存乎其下書問之○臺諫啓前事又啓曰輪對之設非欲見面貌而已欲聞其懷抱也安邦懼於輪對無所啓若有言不啓則慢忽有罪無言可啓則是中無所主而無可用豈可置諸朝列請罷傳曰安邦懼前日政院請推予以為直而勿推今觀所啓輪對無所啓事體有異當推之姑勿先罷金安鼎徐壽千如啓帝之○己丑傳于吏曹判書許硃曰一司事長官主之六寺七監不可不擇長官有

故則副正代其任副正亦當擇差前者大司成金希壽云成均館官負
多闕師表之任固不可以曠典籍闕負雖未能盡差司成其速差○全
羅道御史李龜齡啓曰臣過任實縣民擁遮馬前入其縣則品官儒生
百姓等亂入庭中曰我等居路傍殘邑自經廢朝困弊失所流離逃散
今縣監柳近以撫字為事革祛積弊荒年又盡賑救之方流亡之戶還
入舊居一境之民庶復有生之樂今以罷去若失父母願將此意轉
達于上觀其所為似發於至情傳曰其下司憲府○弘文館副提學丁
玉亨等上劄曰刑政人主之大柄操得其中則人服其罪用失其宜則
濫及無辜苟不公以察之明以照之則是非顛倒黑白眩亂惡無所懲
而怨無所伸矣今者詔獄所訊強奸之事當初鞫于刑曹所謂被奸女
與呈狀者皆供云虛事其間奸細之人知計不售誣飾陳訴以瀆大聽
而 殿下不能洞照情詐遂移詔獄不取一招便命照律雖實有是罪
獄不歸一徑情遽斷固為不可况被奸之女一則前後異辭一則至就
詔獄不變初供事之虛的因此可見且強者恐喝弱者乞和是固常事
殿下只以私自和解為疑偏訊罪疑之人物論囂然以謂一姦奴恃內
勢稱乳父搆捏上言獄事從而失平臣等恐 殿下未免有偏繫之私

而其漸將至於不可救也 聖明在上朝政清理而有如此枉被之冤
刑政不滿於人心豈非 聖德之大累耶伏願 殿下垂省焉傳曰今

觀劄子至為驚愕此乃詞訟間事刑曹當決之刑曹初檢時朴長根上

言歸咎刑曹刑曹請移他司而掌隸院漢城府不可用刑杖故命移禁

府推被奸人則前後辭各異而終以未成強奸納招禁府則方以強奸

辭緣推之予慮以不明事被重罪故令據性德所招以未成強奸照律

禁府以謂未推當身即甘孫山松等也而照律未便云故令推當身時方推考

阿只乳父之上言予亦豈知之今方推當身畢推可知是非故不發落

耳乳父即朴長根也○庚寅傳曰昨見弘文館劄子予意則不然此非隱微難

明之事政院出納必知之禁府堂上非一予豈別有私意性德招辭云

未成強奸若推以強奸則以不明之事恐被重罪故令以性德招辭照

律而禁府以為不推當身似為未便此果子未及計也故方更推之矣

且權亨雖不干於山根之事以詔獄辭緣漏通不可不罪故令照律朝

廷見推案則知其無私意政院知首末故言之○憲府啓李長吉事又

啓曰全羅道御史李龜齡所提惟萬頃縣令尹琮當罷任實縣監柳近

既以欺罔朝廷坐罪見罷豈可以百姓之言仍任哉朴長根之事臣等

亦有所聞刑曹公事固已得當而長孫恐其罪及於已欺罔上言移于
詔獄臣等聞禁府誤斷欲審首末推案再三令送而禁府自知誤決不
即送來方欲推之但朴長根本依勢作弊之人而且於上言自稱阿只
氏乳父長根者校書館奴也豈可如此汎濫筆書而上言乎依勢作威
其弊不小是欲釀作威勢以售其術也自 上若見刑曹推案則長根
之誣陷山松可知的實矣山松非其罪豈可數多加刑請推長根誣陷
山松及乳父作弊之罪傳曰萬頃任實之事知道且山松等公事以朴
長根歸咎刑曹請移故命移禁府矣性德屢變其辭竟以未成強奸納
招予亦以為若以強奸取招則過重故今以未成強奸照律其後禁府
請推當身故今方推山松矣元隻間事非予所能知待其畢推而事自
著矣憲府欲見推案而禁府不送者不知以何故也詔獄公事憲府嘗
啓請取見而禁府亦當稟而後送也且朴長根其稱乳父甚為不當此
公事畢後當推之李長吉事不允○傳曰其招禁府堂上問曰山松等
事禁府自當推問處置但法司啓之如此何以為之禁府啓曰山松已
加刑而法司方出公緘故得臣啓之傳曰成公事以啓○義禁府堂上
張順孫李符啓曰法司以臣等為非緘問今又以臣等為誤斷下問之

意未敢上達傳曰憲府欲見推案而不送故意其誤斷而然非真謂誤
斷也昨聞物論頗以予為誤矣然方推之事予不可遽斷其是非有司
自當分揀歸一也且性德招辭不可消削待有司推畢然後是非自明
矣但命推某人為難故問之順孫等啓曰前者禁府意以為不取招山松
而徑為照律未便故請推山松而今已加刑猶且不變其辭性德前後
三變其辭推事干人無一言可疑於強奸而千德亦云朴長相教誘云
山松不可加刑臣等意欲推長根傳曰如此故待有司歸一耳予不可
今推某人也有司當自為之○傳曰滿浦是我國門庭朝廷欲擇遣者
野人之來待馭得其道則附失其道則叛其任重矣况本道有日變尤
當擇差以文臣之有武才者陞堂上遣之沈思遜乃直提學也陞堂上
遣之使諳邊事則他日可與議邊事也○以金克成為禮曹判書李茂
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朴閔卿為弘文館直提學李龜齡為副應教○辛
卯 受常祭 聽啓覆○壬辰 御夕講 上因講春秋曰喜雨與民
同甘樂苟與民同其好惡則民雖困而不怨乎上矣參贊官丁玉亨曰
人君苟以百姓為心則雖飢寒困窮而不怨近來災變荐臻年運凶荒
民之困窮極矣必由人事之未至仰蒼天請無如誠敬上下所當修省

人主者百神之主祭享之事尤當致謹而近者祀事頗有慢忽此甚不可先農祭國家為築盛盛典而以別試儒生往來之弊不行者以矣然則別試可停而先農祭不可不舉也 上曰近來獻官多有托故者以此可見慢忽也不行先農祭者以有弊也除弊則行之可也特進官李思鈞曰恤民之道雖講而守令不能奉行雖被御史摘發坐罪不以即叙無所懲戒矣王亨曰凡犯私罪者必書啓有叙命用之其犯御史見罷者亦別立法條則有所懲矣且殘弊之邑必以有名望者擇差然後民得蒙惠也 上曰欲令殘邑蘇復必擇任可也思鈞曰銓曹參酌用人但古者為官擇人今則為人擇官殘弊郡邑必自 上特遣賢者然後民得蒙實惠矣○傳曰黃孟獻言今年凶甚徵私債為難予意以為若受債小者待明年秋成徵之多者計幾匹徵於今年幾匹徵於明年秋成事令漢城府作公事以啓且御史所提守令以公罪故即叙無所懲依犯私罪見罷例必待都目書啓有叙命然後用之且成廟時殘邑守令或特以待從臺諫差之非徒蘇復其邑傍邑亦有所畏忌而取則焉非如監司巡過而已 成廟以待從為殘邑守令一時亦頗有議也但百姓得以蘇息則亦當為之比意不可常言吏曹於政日稟其殘邑

則予當知而處之京中貧困朝夕不繼者及士族寡婦貧無所賴者不可不別為賑救欲令五部抄出別給賑救何如其招政府郎官議于合坐先農祭乃盛事也所當躬行而必文質備具然後可矣然不得已行之則雖除文具亦可行歟并問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忠清道大興縣雷○癸巳漢城府啓曰私債許貸者皆富貸食者皆貧且秋成不遠請一切停之傳曰許貸與貸食者均是民生若令一切不償許貸者有憾前者右尹言私債貸食者逐日取利官督則只納次知而不償故今為公事以啓矣○傳曰入居人屢有逃亡是差使負不畏法且以紀綱之不立若盡心防守則豈至如此哉若相繼逃亡則實邊之意安在傳領監考當推之差使負亦當先罷而推之使有懲畏令兵曹議啓○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平安道御史所提定州博川為重傳曰定州博川依例罷職餘不允○日暈兩珥○甲午兵曹啓曰入居人逃亡則官吏推考中路逃亡則傳領差使負及都事之不謹檢舉者推之其中甚者罷之此事目之法也入居重事不謹防守致令逃亡依上教先罷而推之似當傳曰既不謹守致令逃亡若不能無以懲他人坡州牧使梁李壁高陽郡守申億壽良才察訪梁炯其先罷黜○御書講○政府啓

曰今年都下貧困城中絕食不自給者令該曹漢城府抄而賑恤上
教甚當先農祭乃帝王盛典若必為進賀歌謠則明年不可行也若以
築盛為重特除文具而行之則明年行之亦當傳曰京中貧困者令該
曹及漢城府磨鍊賑救事奉承傳先農祭准除文具然人君躬耕籍田盛
禮也且行於野外而人民之所褻觀若無文具則亦似未便近來有日變
此事不可率爾決之予當斟酌為之○臺諫啓前事不允○乙未御
朝講聽輪對○咸鏡北道兵使李苞狀啓吉州明川鏡城等地自十
一月初八日至十一日大雪平地雪深四五尺夜半在風大作海水動
盪沿海人家浸沒舉家避走或陷於雪中凍死者頗多鏡城人死者無
慮百餘人以此推之餘邑可知漁游澗軍人一名亦凍死於雪裡路寒
不通者累日傳曰咸鏡道風雪之變人物凍死者甚多予甚驚駭避
患離散者別為賑救其死亡者依恤典施行事下諭于觀察使○柳文
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司諫院大司諫南世準等上劄曰法者人主
所與天下公共之器也不可以私意掩屈巨等伏聞禁府所繫山松等
獄辭形迹不實供招亦異宜付有司以觀其所歸而朴長根假托乳媪
冀酬嫌怨陳訴駕前至咎法官殿下不問始末遽移詔獄不供一辭

旋命照律以 殿下仁覆萬物之量其栽培傾覆豈有一毫私意於其
間哉然奸細之人陰藉內勢肆惡外間固人心之所共憤 殿下不能
明照其奸而成命至於如此臣等恐外人不曉 殿下之至公而謂庇
一隸之奸也且聞長根者多率徒衆劫致權亨於其家出入傳言似若
內言恐嚇多端贊成和券曰若不從將抵大辜卒遂狡計搆此獄辭嗚
呼憑恃威勢劫贊憑此乃廢詒之習當時朝野莫不憤怒 殿下即位
之初痛革此弊使奸風自戢惡俗一變豈意今日復有如此事耶伏願
殿下廓示公正俾無枉被之冤亟治奸徒以絕頹悍之習不勝幸甚傳曰
觀劄云不問始末遷移詔獄訟者歸咎於法官不可安然受理則請移
他司例也此公事亦涉於刑事而不能安然聽理故請移他司漢城府
掌隸院不用刑杖故移于禁府豈知朴長根所為哉且劄子云不供一
辭旋命照律此亦用刑訊之則以為未成強奸子以為強奸則罪重未成
則罪輕故以未成強奸照律矣法司以為當身不可不推故改判付推
之而性德以為朴長根教誘致令強奸呈訴然後乃知朴長根之奸詐
方推之矣諫院之意豈偶然哉正與予合也○傳曰咸鏡北道凍餓死
亡民家已令賑恤矣但兵使書狀云鏡城死亡者無慮百餘人以此觀

之他官死亡者亦必多矣其速下諭監司令都事往審死亡之人或隣
官或遠邑其接鄉及姓名并錄以啓且監司啓本則必滿四道然後上
送可也兵使啓本若待滿四道則軍官仕到及軍士祿職事不得及時
此啓甚當今後兵使啓本雖不滿四道上送事下諭○下禁府公
事曰朴長根予初豈知有物議乎及見其招辭則長根奸巧已著雖變
辭當推服必罪事言之○傳曰觀全羅道監司水使推考啓本方好義
緘荅云崔漢持撈船後來然則雖有功不可論一等好義之事甚夫前
者諫院論崔漢事教以推畢發落而今乃如此雖一資半級豈可濫加
崔漢加改正事言于諫院○丙申禮曹稟明年先農祭及親耕籍田
傳曰躬耕籍田一為勸農一為粢盛在所不議而行之前聞大臣之
言方天之有災必省事戒懼予深然之今有日變犯野行盛禮似未穩
其議于三公○憲府啓曰崔漢病不赴戰而方好義以赴戰將士之例
論功一等啓聞其欺罔已甚今飾辭謂漢未盡軍機措置繼援其反覈
欺詐情狀尤甚請速拿來推之李元幹不推同時赴戰之人府方推考
請改善臺以他負出使于其道者善之傳曰依啓○臺諫啓前事不
允○三公議曰先農祭事前月下問于臣等曰此祈穀之事除文具而

行之何如臣等以爲行之不妨但躬耕籍田盛禮雖不陳箋歌謠豈無
儀具且來春非可行盛禮之時不行亦不妨○傳曰咸鏡道有風水之
災平安道有日變事變之起非朝則夕邊將除拜者催促赴任可也○
傳曰全羅道水使今當差出而武臣堂上無可用者則文臣有武才者
擬之可也○以李誠彥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丁酉聽朝啓刑
曹判書沈貞曰即今死囚合中外三十餘而囚于典獄者九人或有四
五年滯囚者經曰要囚服念五六日此重其死也至於累年淹滯則其
弊不少外方則勢或未易決在京者宜速斷決使生者無養獄之弊死
者無拘囚淹滯之苦上曰卿言甚當當令承政院抄出速啓也予
觀近日刑曹囚徒視古咸小子甚嘉之○傳曰啓覆時沈貞所啓甚當
近觀囚徒視前減少人心不古雖不及成廟時空獄然此亦得人而
然爾予甚嘉之外方死囚未必即啓姑抄出京中日啓覆之日六承旨
各執一道以啓務令速斷政院啓曰近者死囚數啓故畢推公事幾盡
啓斷典獄囚公事來于政院者六道內黃千孫事發于癸未于今三年
其餘皆發于前年不甚積滯但外方囚如尹時者滯至十餘年臣等意
以爲雖外方囚亦必計年月久近而啓斷似當且六承旨各執一道以

啓則自 上聽斷日必太晚此亦未安取稟傳曰初覆再覆非一時并
啓京中囚再覆之間外方囚間抄而啓且啓覆非必以六道一次啓之
啓四道則幾次而盡之乎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崔漢無功而請
囑于水使論功一等不無罪焉請削去軍職推而罪之諫院又啓曰定
州牧使洪濬前以北道虞候有病適來未數月為牧使未便且病未愈
不得赴任定州大官二負俱適廢曠必多請速適且近來以待衛堂上
數少故武臣堂上為守令者多適之而定州內地觀其注擬皆武臣堂
上政令不一尤為未便觀李元幹推方好義啓本欺罔情狀顯露已令
推于詔獄推畢自有其法故不為別啓但洪景霖不小賞功事不辨真
偽而冒錄一等初論同議磨鍊者重其事也今乃托言不知推調於方
好義未便水使既令詔獄推之監司豈可安然在職請罷職後畢推傳
曰崔漢請囑而得軍功之事未可知也然不赴戰而得軍功則所當推
也推之則自有其罪不必先削其職也定州銓曹以為雖內地若有邊
事則助防將不可以南行遣之故皆以武臣注擬而落點于洪濬今雖
病病愈可往不必適也洪景霖不小軍功不察磨鍊似與方好義有間
矣照律則自有其罪不必先罷皆不見○濟州連日雨雹大風交作園

果盡落民家沉沒船隻漂流或破碎○戊戌 御朝講 上曰宋太祖

慮法重困民力新法之立未有不貽弊於民者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也我國亦有法煩而不行之弊知事李符曰法煩故不行法久

則生弊弊出於人非法不善遵舊善用鮮有失者臺諫論前事 命帝

李繼金洪濬 上曰咸鏡道風雪之變鏡城民死者百餘人則沿海之

民其死亡者必不止此平安之民半死於曠疲咸鏡道又如此兩界虛

踣朝廷所當憂慮務為實邊之策領事張順孫曰實邊之民無本業資

生既往若不得存接則旋即逃亡已徙者必令撫恤使得其所可也李

符曰非徒積雪海波漂蕩沿海之民物故道半捉魚之船無一隻遺存

若如所聞則其為憂慮莫大而冬雷之變亦不虛生上下所當留念○

傳曰祀事甚重而獻官有托故者並執事令更糾察且令各陵祭監亦

糾舉其失誤也且奉常寺官負供上之物躬親進排法也若有不親進

者推之樂生之設專為終享而聞掌樂院官負作騶從率行往來不潔

之地犯在赦後者推之○御書講 上謂特進官沈順徑時為捕盜將曰前

以捕盜軍少令兵曹加給其捕之勤乎順徑曰聞圓覺寺基地作家甚

多皆南北有戶出入莫測東大門內水尺聚接揚州近處水尺宰殺牛

馬以買食者皆聚於此城內之隘恐如此輩所為臣意欲令計兩處人家口數詳錄于簿時時推刷若有面生者窮詰來處則庶有補弭盜之方也 上嘗議于有司○臺諫啓前事不見○司諫沈彥慶掌令張季文以曾為掌樂院僉正以樂生為騶從辭職干涉於推考與否令憲府議啓○下司憲府公事曰觀洪景霖緘辭其軍功一聽水使之言磨鍊祿方好義大有間矣與好義同律似過其議于三公○齊安大君瑄卒傳曰屬尊宗室卒予甚痛悼 命賜別致賻擇給棺槨令禮曹速辦葬事瑄無後 命以伊川正壽禮為喪主史臣曰瑄 睿宗嗣也性戇不識男女間事日以作樂侑食為事然或有行事合禮人謂之佯愚○已亥掌樂院都提調李惟清提調令克福啓曰以樂工樂生未成才者作騶從待罪傳曰樂工樂生作騶從率行予聞之久矣近來享事廢弛樂生則專為祀事而設東西奔走豈不犯不潔之地以此供祭祀不可故教于法司令不及提調別無非事勿待罪○南袞議今次軍功磨鍊失實雖涉欺誣然於自己不干似不可謂之邀覲况景霖則一從方好義所言不加審覈耳更無他情若以此律斷之則實為太重罪有公私而法因以輕重茲在自 上斟酌李惟清議捕倭之功初令監司水使同

議磨鍊以啓重其事也景霖一從方好義之言同署名啓聞而事至於此監司水使當受一律然景霖與好義有間依諫院之啓罪之何如○庚子臺諫啓前事不允○辛丑掌令沈義欽正言黃憲以曾為禮曹郎官率行樂工樂生辭職傳曰予不料臺諫以曾為禮官來辭也禮曹仰曹本院定送故率行初不令推之勿辭○壬寅咸鏡道觀察使韓效元狀啓曰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德源文川永興高原雷雪交作成興定平雪風海恚初八日至十一日明川吉州雪大風木多顛拔官家屋壁片片破落海水盪惡海邊民多漂沒雪深四五尺人畜凍傷○三公啓曰宗朝署祭器如犧尊象尊修正時勿使瑕痕當以手熟者為之則唯出市人能之非他人所能也依禮曹公事甚當傳曰予意不齋戒之人不時令修正頗有不潔今聞修正者至三十餘人依禮曹所啓可也○吏曹判書許碗以全羅道觀察使無可擬之人啓傳曰其以通政擬之吏曹參議柳灌合於是任故特除耳海筆書下○以柳灌為守全羅道觀察使黃允峻為司憲府掌令○癸卯政院啓曰咸鏡道鏡城吉州等官大風大雪海水盪溢人多死亡鏡城則人死者多至百餘名他邑死亡者推此可知大抵外方冬雷及亢災變之報繼至慶尚道有天火平安道

有日變江原道犬雞脅生京畿冬霧四塞如此等灾必不虛作上下恬然視為尋常至為未安臣等意以為下傳旨訪問闕失以求弭灾之策何如傳曰修舉恤典之事已論之下書求闕失為當然下書之事徒為文具不近於實予意上下各當恐懼修省務修實德上則勤於政事下亦恪勤乃職此為實矣○傳曰武臣試射乃勸勵之事故勿論冬夏為之然近來寒甚試射之時武人或解衣恐致傷寒擇溫日退行○傳曰齊安大君護喪內官則已送矣西原君韓恂乃其三寸姪護喪事令看掌○憲府啓曰掌樂院官負等已令推之提調亦當推也但左議政李惟清亦在推列故取落懷德縣監鄭承周貪汚虐民請罷黜諫院啓曰聞別監等或於士大夫家或於寡婦之家夜半歸到稱阿只氏即於此刻避接督令主人移避入見房室雖不合之家以可當恐嚇之則如寡婦之家驚惶怖怕或贈遺乞免甘於受賂出入閭閻作弊不覺近於大司憲孫仲敷家亦夜半歸到督移他家大司憲慮有內旨具冠帶出接則別監知不賂請即往鄰家亦以此恐嚇此弊至為駭愕前此阿只氏避接閭閻時或有之別監等循里閭依憑恐嚇會所未聞自上不知而下人作弊至於此極則不可不懲傳曰掌樂院官負樂生率行事不

當於祭享故命推之然提調則辭免時已不許矣下提調亦不當推况
政丞乎皆不可推也鄭承周已赴任守令也且廢貶臨近可見監司黜
陟避接稱云覓家作弊事予亦常慮有此弊也今聞所啓至為驚愕雖
閭里九人家尚不可恐嚇受賂况士大夫婦女之家乎此輩必須推尋
治罪也仍傳于政院曰或不擇晝夜急遽避接之時則自內以覓家牌
授之使之覓家也今則恐嚇作弊至為不當不可不痛治也但此輩必
推調不服大司憲家歸到之日定在何日而其時歸到者著黑草笠耶
著黃草笠耶以此問于大司憲然後可推而治罪也然不可以此牌召
大司憲其令下吏往問之又傳曰俾下吏私問似乎不當於承旨愈意
何如回啓曰牌召大司憲為嘗傳曰其召問之○甲辰大司憲孫仲敷
啓曰今月十一日三更初臣方寢家人不寐忽有稱長通坊洞阿只氏
避接所別監三人舉火二人言阿只氏避接于長通坊洞隣人卒死不
可小留郎刻移寓云臣家小僮僕聞言不通于臣而即開門別監即入
巡視外廳則溫埃一間內寢埃二間別監曰外廳則冷不可處當接內
寢其速出移云家屬將出移臣著衣服出外庭別監二人出示黑色小
牌夜暗不知為某牌臣曰汝雖不示牌汝豈虛言哉但汝觀此家寒冷

阿只氏來寓殊無避寓之意別監曰雖然今方夜深何所移乎臣曰然則當即移去云其後別監三人不見去處二人仍往隣家柳房家崔順成借寓而出去其妻子獨存下無奴僕聞別監之言罔知攸措一邊撤移家物一邊使人隨別監探候于里門其後不知去處臣常時以為別監則通着黃笠不知阿只氏所別監着黑笠來臣家別監皆着黑笠臣意以為夜深故着黑笠也別無侵奪不可謂盜後日聞之長通坊洞阿只氏別無移寓他所臣亦疑之而一意以為又安知隣家人卒死阿只氏果急避也且涉於已事故不啓傳曰今聞大司憲所啓犯夜五人往到云常時阿只避寓處別監不過數人且避寓之時自內給覓家牌令以書日除士大夫家外常人家擇寓也犯夜往大憲家令移無理此必無賴之徒結黨托稱別監而作弊知大憲家然後自退也其所示之牌必三稜牌也予聞諫院所啓即招阿只避寓處內官問之十一日舜環阿只家別監兄孫者與君才稱名人等奸宿作亂于士族家其家呈刑曹時方推之云今大司憲所啓其家作亂亦在十一日不無此輩周行作弊其下傳旨于刑曹令并推之以此言于司諫院兄孫等下禁府推之○丙午日暈戴左珥○己酉刑曹啓曰曹聞有人詐稱別監作弊閭閻捕

得君才者推之則云阿只氏別監先孫為首佩通符三稜牌作亂于權
溥妻許氏家許氏亦呈許今者先孫既教下禁府推之故敢以啓達傳
曰此非實阿只避寓無賴之徒結黨托稱作弊予甚痛之先孫既令禁
府推之君才亦下禁府三稜牌通符必先孫偷出者也前後所犯及其
黨類窮推而痛治君才以私奴稱阿只別監作弊閭里許氏狀告憑閱
推之○御文講 庚戌傳曰齊安大君畏輦欲新造材木及諸緣備給
石灰七十石不足云其加給三十石○傳曰先孫作亂豈但三四處亦
豈無同黨依憑阿只以圖賄賂或作盜奪其恣行似以此雖不如逆亂
城中盜賊興行而不得捕安知此輩為之禁府若以例事不緊推之則
彼豈直服且或有以常時所嫌之人相引之弊矣君才作弊於大司憲
之家其罪甚著不拘三日一次限得情加刑窮推事并言于禁府○御
文講 上曰此云人無信不立我國家法令煩數更變容易故有民不
信法之弊參贊官鄭應麟曰立法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後上下信
之我國立法不定立法之初非不熟計而更變無常俗語曰我國之法
不過三日如此則民何由信自 上知此弊甚美法屢更變則民志不
定矣特進官尹熙平曰今年之凶畿甸尤甚縣布一匹直米八九升至

明年春則人必不支古有移氏移粟而救荒者今者黃海平安道斷禁
貿穀江原道金化金城等處并禁商人貿穀往來都下之民無由得食
大抵游手之民以不緊機巧之物眩誘愚民以蠹農家此則當禁如今
年之凶畿甸之民各將所得隨宜就貿或以自養或以反賣民有所賴
何可禁乎臣聞平安黃海道大槩有稔諺令以禁之便都下之民上
曰江原道則不知也黃海道該置立法而禁之矣以有易無似不當禁
○臺諫啓前事不允○辛亥 御朝講 上曰唐太宗曰朕之所乏者
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非財利也卿未嘗進一賢退不肖而專言稅銀
之利欲以相靈待我耶大抵大臣之道莫急於進賢山林窮僻之處豈
無遺逸之材近來不聞大臣進一賢此必有懲於曩者之弊然為大
者當務進賢利民之道雖常時無所不至况凶年乎近聞黃海道私商
貿穀禁不通行以有易無似不當禁領事權鈞曰喜太宗此言誠萬世
之法進賢退邪固大臣之任但我國之人有數少有賢才該曹聞見而
用之外方雖有賢者亦有所未及聞見故未進也大凡私商以不緊雜
物眩誘農民無賴以食故黃海道則禁之京畿凶甚雖設常平民不肯
貿必待外方運穀然後庶可以救死若彼有稔以有易無何可禁之近

者灾變疊臻風雪冬雷之變各道馳啓不絕灾不虛作至為惶恐上
曰兩界癘疫之後加以咸鏡風雪之變死亡者多實邊甚難且日變兵
象邊鄙有豐而天又示灾甚可懼已令兵曹兩界僉使萬戶催促赴任
矣知事許琬大司諫南世準以禁貿穀啓之權鈞曰常平倉之法至為
美矣而但累日奔走然後乃貿之此所以不肯也許琬曰臣授銓曹重
任日夜憂懼古者文臣為監察者十餘人掌隸院漢城府六寺七監皆
以文臣為之今則充位者皆出於門蔭也古者別坐察訪八九年乃為
他職今則四五年皆為六品也若文臣則八四館者或至八九年而不
得出故文臣之不足莫甚於此時別薦事不可不為也大臣以防躁進
之弊故不為別薦但不可一切如是宜為變通更與大臣議之何如
上曰銓曹之人事向者亦聞之矣三十朔箇滿者未易得則其間優朔
者量人物而用之可也用人之際別為立條予未知也權鈞曰當隨其
箇滿而用之何可以立他條也上曰權知若多而勢可次次用之則
別薦可為也但文臣之為守令者甚多古則或以老親或以殘邑蘇復
出為守令今則非為此也而為守令者甚多此不可也臺諫有闕可以
外任守令擬之也不可以正郎有闕而輕適守令也權鈞曰為親之老

求為遐方絕城之邑宰既赴任而適來亦反有弊莫若此後勿遣文臣
也許硃曰 成宗朝文臣為親老乞郡以然後乃遣其無端出為守令
者以得罪於朝廷為慮也今則若為親欲為守令者則棄官而去故
不得已擬外任矣 上曰殘邑守令不擇人而遣之故民不能蘇復也
成宗朝以待從出為守令非徒其邑蘇復隣官亦畏憚不得為不法
也殘邑擇送甚可還適時可以陞遷許硃曰向者亦以此下教至當然
郡縣之煩劇亦各有適治之才故以人物相適擬之矣雖然有才者委
於殘邑則必蘇復矣此事後日政當更稟之 上曰無其人則闕其位
也然設官分職各有所掌似不可兼任權鈞曰犯私罪為前銜者亦多
歲抄入啓時自 上斟酌何如 上曰有犯而罷者即抄啓於歲抄則
殊無懲戒之意世準與掌令黃允峻再啓前事不允○平安道觀察使
尹殷輔拜辭 上引見謂殷輔曰近來外方守令不力於恤民守令黜陟所
當嚴明且其道有日變不無邊豐防禦之任雖在於兵使然卿宜効力
且入居人存撫雖有節目然在於舉行之盡心耳殷輔曰守令黜陟臣敢
不嚴明且防禦之事當倍於古但自癘疫後軍額減耗此可慮也犯罪
入居人在中路戶主或死或逃妻子獨徙于彼無可耕之地而孤寄廣野

不免凍餓而死臣之意當付于有實戶令守令極意撫恤臣亦當巡行
點檢○傳曰私相貿易事為平安道軍資并禁黃海道矣經筵有言未
便者京中雖立常平倉不可以此濟民云解冰後許貿易其令政府議
之且吏曹判書以為人物不足都目前別薦則人物有餘而用人之路
寬矣其并議之○戶曹啓曰黃海道平安道今年雖稍稔然若行商以
不緊之物貿易穀私運則於軍資大有不可請勿許貿易傳曰平安道則
為軍資禁之果當然京師乃根本之地至如黃海道則宰相臺諫云宜
令許貿易意亦以為然已今議之○御夕講○傳曰收職牒叙用人貧
歲抄當啓之然當預書啓之在任在喪無故作散不無其人并書啓且
文臣擢知次次遷轉則可知其名矣然其名須於官案其並書啓○
壬子 御夕講侍讀官姜顯因沙鹿崩之語啓遇災修省之道 上曰
災異之作兩界尤甚必有邊釁然為政在於得人若將得其人則防備
之事不足憂矣朝廷得宜則邊方可自固矣○傳曰君才兄孫等初惡
其結黨為亂故日日刑推矣今服其大綱其餘閭里作弊事間三日刑
推之意言于禁府○癸丑傳曰金忠良妻元今與其奴羅斤乃通奸事
已著矣但觀其推案羅斤乃招辭云向元今方寢不意伏壓應諾而行

奸元今招辭云醉卧時羅斤乃夜半來奸不得拒也雖班中亦必挑之
然後乃奸豈於奴主之間不意成奸哉所謂芝蘭者乃忠良之自己婢
妾而宿與元今有隙一日李西房忠良前妻稱名人送酒肴芝蘭與思郎
之婢也強勸元今令至於醉鋪枕席脫其衣服而卧之又招羅斤乃而
饋酒其相與謀害明矣芝蘭之招云元今常謂余曰汝則雖賤人尚能守
節余則失行云雖失行豈可與芝蘭為此語哉此亦知芝蘭之謀害也
所當更推而多有疎漏處差使負固當推之此意言于憲府○聽朝啓
○傳曰近者罪囚或士族婦女失行或人子打父母皆網常大事抑以
王化不明而然耶前者刑曹判書云罪囚當數啓畢於歲前矣向因齊
安大君之卒及有日食之變故不啓之矣春則不可用刑歲前其畢啓○
下義禁府公事曰方好義杖贖告身盡行追奪近道付處○甲寅下義
禁府公事曰崔漢非自請於方好義只有罪於冒錄與好義有間其功
減一等杖贖除徒○三公議放曰防別薦立議不久且以躁進士習不
美故屢議而屢防之今者四館多積則可偶一別薦也然不可成例也
且平安道為邊備儲穀雖民間之穀不為妄費故其禁貿也已久矣黃
海道非如平安道不須防禁且作租公事則戶曹欲舉行而政府以為

畿甸凶荒且已節晚不可為也其後戶曹又請諭京畿監司以知便否
監司以其便於民回報而戶曹更為公事報府然此事只無兩邑作紙
往來之弊而已其於官吏出納之際不無不均之弊矣且其作租只三
千餘石則其不足於種子明矣戶曹經費計之則有餘矣貢物專減不
妨矣傳曰四館多滯其別薦黃海道賀穀事亦不可禁也貢物作租事
政府則以為畿甸甚凶貢物若皆蠲減則民蒙實惠矣然戶曹之議以
種子他無出處故云耳大抵今年雖減貢物明年若無種子則不可以已
減貢物而不為之慮也政府其與戶曹更商議之○傳曰京城內盜賊
興行捕盜將捕付於刑曹則斷跟蹤面固有法矣但不知其法之行
否然賊物已捉及有名之賊則可施此法矣但誣引者則不可為也此
意申言于刑曹○弘文館副提學丁王亨等啓曰李璫前為晉州判官
時托病窺避物論未便其後付職屢被論啓准期不叙今乃教其子上
言事曹退狀固非也為憲府者所當糾察也而亦退狀甚不可也
傳曰李殷礪上言以其父璫已蒙宥而尚未叙用故叙用事判付矣叙
用與否吏曹自當回啓矣若非大關之事則憲府當隨有司所為而為
之也此乃小失不須駁適也然臺諫進退非輕當議于大臣也其分違

史官議之○傳曰禁府公事以先孫為首君才隨從照律矣但君才亦多有犯詐辨別監明白且有名之賊也首從不須分揀與先孫同罪事言于禁府○傳曰戶曹立賑濟場以救民此意義矣然驅飢民於一塲未必能濟而亦反有弊飢餓之民固可聚於弘濟普濟院矣京中寡婦之飢者亦多而不可并入於一場也京畿當委剛明差使自以付賑濟之事也若都中之民不至如畿民之多也予意欲令五部及漢城府計其都中鰥寡口數以可食之物分給何如其議于政府○領議政南袞議憲府退狀雖大失而上教以為臺諫不可輕適至當然弘文館已駁啓則彼必難於在職左議政李惟清議李璫准期不叙之罪既已蒙宥例當叙用其子為父求恩情也憲府考該司退狀而退狀亦例也不可謂之失體也近來謂臺諫侍從一體稍有彈論則命適之為臺諫者亦避嫌期於得請此風此弊不可長也今弘文館雖論臺諫失體若拘於前例適之不可憲府雖避嫌亦不當聽之右議政權鈞議憲府掌伸冤抑下情上達固其任也但事有是非所當明辨弘文館之及必有其意臺諫被駁勢不得不適下三公議曰三公議不一然憲府在裁勢難其適差但明日以日食例不視事為政當否其問于吏曹○傳

曰平安道商船痛禁者專為軍諸也畿甸凶荒今年尤甚黃海道私穀船
運亦為禁斷殊無貿遷有無之意云方勿禁可也○日暈兩珥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下義禁府公事曰朴長根決杖一百
流三千里可也○吏曹啓曰日食非常之災不可視事但臺諫不可一
日無也今日救食後請為政傳曰日食非常之災政者施恩慶也為政
於日食之日則後世必有議也為政當否議于三公○御史金銛復命
啓曰臣觀咸鏡道大雪平地四五尺狂風吹塞行路淹滯又海水奔盪
岸上四五百步沿海漁家及鹽盆漁船舉皆漂沒人民或沉水或陷雪
鏡城死者一百四十名而其小屋壓雪不得出而餓死者必待雪消然
後可知其數傳曰雪災海變本道已狀啓予甚驚慮○南袞議日食天
象之大變遷適臺官人君之大政遭天大變遷行大政則是近於應天
不以實臺官雖不可整曠克謹天戒思修闕失尤重且急李惟清權鈞
議同傳曰明日為政○丙辰傳曰憲府皆適必以弘文館侍講院擬啓
也然侍從亦重任不可一時盡適文臣為親外補者並擬臺官事言于吏
曹○大司諫南世準正言黃憲朴洪鱗啓曰李璫准斯不叙時未蒙宥
而上言求官憲府印退不可事弘文館駁啓而臣等以耳目之任不先

糾彈在職未安敢辭傳曰憲府觀該曹退狀而印退則豈為非乎乃吏曹之失也且論事各任其意侍從雖論院之不啓何妨勿辭○以孫仲敷為禮曹參判朴濠為司憲府大司憲閔壽元為執義金公藝為掌令李龜齡為弘文館應教姜顯為副應教金紀為持平○丁巳 命停會禮宴及 大妃殿進豐呈○聽啓覆傳曰今日死囚推案五道啓之然尚多有未覆啓者立春前日日速啓以畢可也政院啓曰觀推案時在死囚初覆十五道三覆八道矣死囚逐日啓之似為未穩傳曰死囚不多故欲畢決政院可量而啓之但日日斷死刑則後世聞之亦似不可合累日之啓行刑似當○政府啓曰京畿貢物作種租事該曹以為明年種子出處為難若蠲貢物則貢物亦田稅也不減於他道而獨減於京畿亦為不均臣等意以為畿甸凶荒今方飢乏而乃使作租則民受其害莫若蠲減貢物使民受惠也若種子則可於忠清慶尚等道稍稔處移運散給依壬申年例似當且賑濟場事 上教至當限明年早穀成熟救之可矣從之○諫院啓曰李璫准期不叙未得蒙宥而汲汲希恩教其子冒濫上言士習至為不美請治罪而勿叙昨日臺官皆以外官擬望守令數適民弊不貲金公藝請令仍任傳曰李璫事固當推也

今已經赦似當蒙宥金公藝事所啓果當可適○戊午 御夕講參贊

官季先曰近來災變疊臻平安道有殍疫日變成鏡道雪積海盪濟州風波冬雷大產有妖皆出於一時必有其應兩界自驅逐後又罪王山赤下必有邊事而尚無焉抑以朝廷堂堂故不敢搆釁耶咸鏡道遭海雪之灾死者一百三十餘人而其陷於雪中者不知其幾何也國家雖徙民實邊然土兵一營百而物故至此邊備疎虞可慮方今在武班之列亦無可爲邊地守令者脫有事變越次驟陞豈能籠壓哉平時預幸甚近者武士可用者多為親除內地守令及其衰老何所用之古者宣傳官或出為六鎮府使內禁衛或出為兩界郡守而今之內禁衛反不如古之別侍衛今之宣傳官反不如古之內禁衛又未見武人有習射隸業者良可寒心也銓曹若特用有才者則必鍊其業矣特進官趙玉崐曰國家用人必試之然後可知其賢否也當令該曹預抄年少武臣或用於都摠府訓練院或用於六鎮判官必試其賢否收其賢者養望而任之則士卒亦知其將帥而畏服矣特進官柳聃年曰驅逐之後又殺王山赤下欲報父兄之怨者人之常情彼人之變朝夕當起前者洪淑爲兵曹判書時抄武才可用者今已盡用今亦當抄武士養

望以備緩急 上曰近者災異甚多變不虛生所當戒懼武士之才堪將帥者當抄預養其望堯曰邊方萬戶權管雖不可盡擇然若以出身者差遣則必計前程而不敢為不法矣○傅于戶曹曰京畿明年種租依壬申年例忠清慶尚兩道初面各官租種量數移給○己未傳曰近觀訓練院官負或以病或呈辭過限罷職者多外方人難於贏糧厭於勤仕故犯罷者亦不無也訓練權知中可用者必多而遷轉之路不廣故沉滯而僉使萬戶皆以庸劣用之不可也訓練權知勤於其任者或用於京職或用於僉使萬戶則亦必樂任而不犯罷罪矣大槩兩界方有邊釁武士所當預用雖軍伍間豈無可用之才 祖宗朝或自軍伍拔為六鎭府使判官者有之兩界邊釁朝夕當發而久不生變尤為可慮賊謀難測胡虜故遲而修鍊兵器徐為之動則我國邊將之心解弛其害必劇如此時勇健多智將來將帥者所當抄啓雖不抄啓武士亦當預用於五六品則雖陞叙為邊方守令物論不駭若不預用而臨機急用非徒物論駭異其人亦必不諳練也○弘文館副提學丁玉亨等上疏曰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蓋天人相與之際實係乎君德之感通至治之世未必無災而嚴恭寅畏則足以變災而為

福衰亂之世未必無祥而宴安怠忽則足以反祥而為妖故召災致祥
在君德之修不修如何耳臣等伏見近年以來天災地變疊見層出天
之示警無所不至今又冬月雷電雨雹相繼而作海波沸騰人畜漂溺
天火下降燒及人財日者衆陽之宗而有薄蝕之變虹蜺陰厲之氣而
亦出於非時嗚呼非常之變莫大之異疊見於 殿下二十年修省之
後臣等恐 殿下應天之實有所未至而天之所以譴告之者亦深切
矣 殿下若以此尋常而忽之不能益有所警省則天怒終不可回民
怨終不可釋而危亡之機決矣可不懼哉昔者成湯禱雨桑林以六事自
責高明之至豈真有此失而其於省愆修德之誠未敢自謂其必無也
今者 殿下修省之實不為不至而變異之作甚於湯旱之災時政之
弊多於六事之失何也臣等上揆朝廷之政下察民間之事所以致戾
氣而召變異者不一而足夫紀綱為治之大本嚴以立之明以正之然
後庶事康而百工熙矣今也大本渙散習俗偷惰而上下陵替法令入
主之大柄執此之法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然後國有成憲而
治道張矣今也紛更朝出而暮改民莫知所從宮壺 殿下之一家一
家肅整則內治嚴而足以刑於國矣今也王子撫養之方有未得宜而

僕隸之賤憑藉其勢橫恣閭里以累 殿下清明之治節用愛民國之
常經今之國用不足者弊至於浮費不節所入者有限所出者無制內
有無名之需外有不時之賦帑截幾竭民生日困以至婚姻之際奢侈
相尚王子女吉禮費累鉅萬第宅宏侈靡有紀極公卿士庶轉相倣效
務崇華麗弊將難救民惟邦本食為民天民勤於食則救荒之政在所
當急今也連年飢饉餓莩相望加以今年旱暵太甚田無所收畿甸尤劇
赤子嗷嗷欲歸無所為有司者徒循舊常不念 殿下如傷之仁公債之
徵貢賦之納無異平時皇天見異以警聖心如是其丁寧而 殿下側
修之實每施空言章奏之入例視虛文大抵災變之作雖不可的指為
某事之應而弭災之方救弊之道其不在於 殿下之一身乎伏願
殿下 還乾剛之德澄出治之源以上所陳者潛究 聖慮期革其弊更
新大化則庶可以答天譴而弭天災矣 上嘉納焉○庚申聽 啓覆司
諫金銛持平金益壽曰近者臺諫以微事皆逆殊無重臺諫之意領事
權鈞曰前者臺諫屢以待從之論見迨今之退狀事不大似不當適但
以臺諫被論勢不得在職故收議時啓以當適 上曰臺諫有大失則
侍從論之當矣以小事攻擊其弊已成恐終不可救也刑曹判書沈貞

同知事李沆工曹判書任由謙吏曹判書許硯亦啓輕逾臺諫不可之意上曰輕逾臺諫則有欲搖動朝廷者以微失成言語于侍從聞者不察從而論之則其弊甚大故不可以微失論劾臺諫事已言于侍從矣金鉉曰臣為御史觀成鏡道事前以北道為重以南道軍一百九十名留防於北道近者以南道為重還其軍于南道則北道防禦甚為虛疎壬申年甲山等處之賊皆出於北道然則豈可以北道為輕沈貞曰前者以北道防戍重於南道故優其軍卒而後以南道為重移軍于南道焉北道富寧等處至為虛疎請依前還戍而朝議以為業已移戍不可更移然以其道軍士分四番以一番戍北道當矣許硯曰自辛亥年北征之後以南道軍士移防于北道而頃於驅逐後以南道近於建州衛故還戍于南道議擬甲山鏡城賊路要衝行移使之如前留防也上曰古今異勢若較其輕重則北道果重然備邊司自當善處矣許硯曰以江原道軍士八戍於南道豈可長使如是乎金鉉曰富寧城底居野人今移居于洪原文川等地往來之際常常見之國勢堂堂之時不足慮也然長治久安未可恃也彼人移居內地生齒日繁萬一有邊事彼必內應今若姑息之計不為處置則終必為腹心之疾矣權鈞曰

本道監司亦屢啓聞故本府計慮亦久矣其居內地非一二歲還出無
名故難於處置矣沈貞曰彼居內地已三四世似同編氓前纔三十餘
名而今為二三百名耕食國屯田生齒日繁邊鄙若有變則其為內應
必矣其禍不小但業已來居不可遽為移出故欲因李成孫印信偽造
事分配其人族類而適不干涉故不果也向者安邊有一人居之尚且
移於遠道况居九十餘人來居朝貢野人往來時迎餞云若有邊警則
終必為心腹之疾矣 上曰當初使居內地失計也今不可無端遽逐
朝廷斟酌處置可也○傳于政院曰予近感寒聲音不出經筵近勿取
稟且中宮甞有傷寒證又非如常時謂臨誕月故月十三日欲移于昌德宮
其令該曹考前例結束○命招三公傳曰臺諫若有失誤則侍從固當
論之若以微事輕論則臺諫之任不重臺諫不重則朝廷亦從而
不重也 憲府有失則諫院論之至諫院不言然後侍從言之事體得中矣近者
憲府退狀事豈有關哉而侍從即論劾之甚未便也况去年一朔之
內以不重之事相攻擊至於再三適之此無益於朝廷而徒為騷擾
故予慮其後弊而欲議于卿等也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
權鈞等啓曰臺諫有失大臣不宜是非於其間不得已侍從當論之今

則適臺諫重而所論之事微細此不可也其間是非自
廷之是非定矣傳曰朝廷是非不在於大臣則在於臺諫國是大定然
後國事為是為大臣者係於是非故子敢言之衮等啓曰進退臺諫非
出於大臣臺諫之失因侍從啓之後乃知也侍從臺諫之是非自上
酌定而下問則臣等當以所懷啓之傳曰四館權知數多如此之人時
以權知用之於他路以出何如一年只有兩都目遷轉則其沉滯反不
如南行故議之衮等啓曰兩都目去官者亦不為少矣古者權知有五
六年沉滯者都目前別薦之事出於廢朝矣 祖宗朝兩都目去官亦
非偶然向以躁進之習乃防啓而近聞以權知之多故別薦然不可成
例也且訓練院權知一百四十餘人沉滯故彼乃上言然豈可以上言
取實哉但武士之勇要在於方壯雖年少出身而至老未用者此亦不
可不念故一都目三人乃出然此事朝議頗有未便者矣文臣一等以
下分屬於四館乃 祖宗朝舊典也若至乏人則臨時特 命別薦可
也然別薦已非大典之法况為他歧乎○以尹思翼為司憲府掌令宋
璠為司諫院獻納○辛酉臺諫啓曰洪景霖得罪未久即為叙用事體
未便請速改正傳曰景霖罷職不以予非不知彼為方好義所欺不省

而啟聞其實無情叙用何妨○壬戌中文館副提學丁玉亨等啟曰臣等以李璫上言憲府退狀為非故啟之今聞物議非之在職未安傳曰予聞臺諫宰相之論臺諫雖被論若不失於己則不可逆也此言至當臺諫若大失則侍從不可不論若以微細之事輕論之則此乃弊風爾等知此意斟酌勿避玉亨等更辭不允○臺諫啟前事不允○日暈兩珥○癸亥聽啟覆刑曹判書沈貞曰罪之待時不待時皆以其輕重斷之不待時之罪若不速斷則或有五六年延命者待時之罪若速斷則罪輕而速死殊無立法本意令政院酌輕重以啟何如上曰關係綱常之罪政院當酌輕重而先後啟之參贊官李堯曰罪之關係綱常者豈不欲先啟近者命先啟典獄囚且待時之囚必於春分前啟之故如是也領事南袞曰獄事不可宥者速斷可宥者速決使不積滯甚當但獄事鍛鍊既成則雖虛事若取實招辭則已允發明條件啟覆之時必令左右詳聞以發違端啟覆之數多則啟之者亦不能如初或有踈略之弊左右聞之亦不無厭倦之心必一日二三道或止三四道然後可以詳啟參酌而斷之得中矣上曰死囚甚多是教化不明之故也若啟覆之數多則左右果不得詳聞矣獄事推官方推閱時固當詳

密明白獄成之後雖虛若實所啓甚當沈貞曰外方之囚取初招然後
即以同推差使負刑訊則不得發明矣觀各道輕重之囚合九百四十
餘入我國比中國之一道而如此又有事干連逮狂獄之盛正當凶年
豈不寒心傷和致灾恐亦以此也 祖宗朝別為察理使處決今亦如
此理寬似當 上曰積獄傷和理固然也但不知出察理使何如也亦
有觀察使可以理之南袞曰察理使各道不可盡送重囚常時倍多處
則亦可出遣分理沈貞曰觀察使不能留各官一日若專於理獄則他
公事力分不可為也但有一說觀察使拜辭之日自 上面命曰某官
有刑七十餘次滯五六年囚者必於爾等內決之使復命時來啓則可
矣 上曰此言甚當兵曹判書金克愾曰兩界朝夕有邊釁而無可任
衛將者 祖宗朝軍伍間或拔為邊將自 上亦知之近則無例軍伍
亦冗若一擢用必有物論故未果爾將來將帥不可一朝自軍伍中輕
抄也必知踐歷才幹然後可抄而擬用 上曰近來兩界有邊釁武士
必預用於東西班以試其能將來將帥不必以武班抄之務為預養以
待不虞南袞曰預養則有素內禁衛精選侍衛之以武才之傑職次之
首者亦可不試于東班而可任于邊將守令若能正直而武力過人者

則雖不諳練不妨於用近觀用武人不以其才必以其來歷故任不擇
美兵曹雖知其弊而難之邊事日不如古武力過人者則其類亦必知
之所此者任于邊方則用人之路廣矣沈貞曰武才卓越者或為內地
守今六年棄弓馬年老則不緊於用亦豈長於治民哉 上曰此言
甚當沈貞曰前者令宰相各舉所知將才可任者如比則豈能循私哉
克幅曰訓練院權知與僉使萬戶職不相當不可為也如權管則或以
權知及內禁衛差之似當且兩界權管萬戶無有勸懲今後用意防禦
者別令啓聞迺時陞遷亦當○傳曰外方僉使萬戶守令賢否前既下
論問見馳啓矣但年月已久更論兵水使處僉使萬戶權管勤慢賢否
即令馳啓○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兩珥○甲子傳曰將來將帥則
以東西班不論文武邊將則以軍伍抄啓事言于兵曹○臺諫啓前事
不允○乙丑日暈兩珥○傳曰廢朝時戊午甲子年間 祖宗朝士
林無罪被戮者甚多其後令該曹贈爵且錄用其子孫也某人以其事
被戮或剖棺斬屍等事令禁府抄啓贈爵及錄用與否亦令銓曹書啓
○丙寅 御朝講 上曰漢高祖禁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罽大抵
商賈當先禁奢侈後立法司雖小物皆屬公似煩瑣矣知事李得曰大明

律亦云後不可用者不屬公而屬公者只以可用於後也領事鄭光弼
曰我國法輕變久矣商賈衣服踰制女人無不著毛冠及童靴者如
此之弊非重法不能禁也○傳曰大臣以為細瑣不用之物犯禁者大
明律無屬公之條今後細瑣不用之物其勿屬公事言于憲府○全羅道
觀察使柳灌啓曰秋冬等褒貶前觀察使洪景霖今既復職依續錄請
令景霖等第傳曰其依續錄行之○御文講○日暈兩珥○丁卯 中
宮移御于昌德宮○日重暈兩珥白氣貫日○洪景霖啓曰臣為全羅
道觀察使時推考月以仍罷職頓無等第之意且罷職前之事亦似難
行且必與兵水使同議今不可以片簡相通敢稟傳曰今聞卿啓守令
則新監司等第僉使萬戶新監司巡審與兵水使同議等第則是一
道之內褒貶為二歧可令柳灌行之灌啓曰畢巡考績而後等第則箇滿
守令或有未經褒貶而適者洪景霖雖曾見推行公巡行不輟褒貶之
事豈不斟酌於胷中乎且僉使萬戶之事監司不得與兵水使同議而
不得等第則臣當往審同議而行之且前者韓亨允適平安監司為閑
城留守其道褒貶議于大臣使亨允為之故敢稟傳曰前後監司等啓
皆似當其議于三公○南袞議柳灌共景霖等所啓皆有所見似皆當

矣然柳灌之行在秋冬等考績之後况前等監司等第續錄錄之法也
適任來京之後追行殿最亦有前例守令則令景霖等第僉使萬戶則
雖不同議特令兵水使等第似合法例李惟清議曰權鈞議秋冬等守
令依續錄令景霖等第若僉使萬戶柳灌巡審後等第為便傳曰領相
左相議同其招洪景霖以此意言之僉使萬戶寔與不待新監司赴任
等第馳啓事下諭兵水使可也○戊辰洪景霖啓曰臣在任之時無褒
貶之計守令前後推考臣未能記得且赴任日淺守令亦未記某時赴
任訓導考講亦無可考必待都事相考移文後為之則褒貶不得速行
敢啓傳曰知道○掌令尹思翼還自全羅道啓曰臣往來見之凶歉前
古所無而各官供饋甚盛如舊甚是弊事請下諭各道監司禁戢何如
順天府人物蕃盛土地沃饒道內鉅邑而近來守令數窳治任不謹故
疲弊已甚人吏官奴婢亦不足令監司與水使同議措置新府使亦當
擇差且茂朱任內茂豐地有民田錯量者打量敬差官當與縣監同審
而縣監具熹則身病兼任龍潭縣令金澗當往而不往令書負代往者
審甚失傳曰各官供客爭尚盛饜習俗已然故少不滿意毀譽隨之故
猶恐不及也雖監司若庸常人則不無以此為是非也當諭于各道使之

禁戢順天府自金麟明適後仍致殘弊已令擇差而吏曹以庸常之人擬差故卜禧達已被論迺之矣人吏官奴婢不足非但順天不可續續下論皆在守令之賢否何如耳為守令者自當稟于監司而措置金澗當推之○御夕講檢討官黃恬曰此書夏大旱災變莫重於水旱而日月星辰之變山崩地震之災亦必大書之者以變不虛生必有所失也故遇災不可以小災忽之况遇大災其可不更加恐懼乎近者旱災連歲非但水災平安道日變甚為驚駭亦於京師有日變夫白氣貫日天變之大者也此不知由何事而應也然必有所致另加恐懼思所以弭災應天幸甚且白氣兵象必當内外交修雖有邊患若士馬精強軍食有餘則何憂焉方今軍馬不練兵食匱竭更加軫念焉上曰雖在平時戒懼之心不可少弛况近來災異疊現白氣兵象兩界方有邊釁而不發發遲則其患必大士馬之不練非但兩界京師亦然軍備虛疎誠非細故參贊官柳溥曰國事全不整齊古者事敏而言不及言美而事不實何事可濟臣觀經筵入侍之臣何事不啓但不踐言故殊未見整齊也近者年凶民困而忠清道兵使請定主掌官約束捕盜已先之若盜賊方有竊發之患則當預為禁捕之策此則時未聞竊發于某處而

差定官負騷擾人民摘奸弓箭直宿山谷奸吏因緣作弊弭盜只所以
起盜臣恐無益而有弊也 上曰兵曹亦以為未便啓意甚當○己巳
政院啓曰近來災變疊見日變非常請下諭中外求聞闕失傳曰應天
以實不以文此真弭災之語也其作傳旨諭于政府其傳旨曰予即位
今將二紀于茲災變之臻無歲無之今年畿甸之旱近古所無加以厲
疫日食地震天火犬妖冬雷海溢而終至自氣貫日夫日為君象而白
氣又兵象頃觀平安道日變圖駭懼未定今又見於京師其災迫矣心
切兢惕永思厥咎土木興歟紀綱弛歟刑罰濫歟賦歛重歟法令繁歟
公道廢歟廉恥喪歟名器亂歟賢愚混歟上下紊歟昔商湯六責大雨
需霏宋景三言災或退舍歷考洪範咎徵春秋災異未有人事不修而
天意可回茲予欲聞寡躬之失朝政之闕仰蒼天戒其有念及國家憂
切 宗社者豈無直斥諱惡盡言時事者哉予當用以為修省之實庶
弭傷敗之至○世子師傅啓曰前者中宮移御時世子以年少不得親
進問安今則非如曩時踈數自 上當斟酌請令問安何如傳曰中宮
移御人子之心不得不然但世子尚幼自十一日感寒未御書筵當從
容計量而言之○日暈兩珥○庚午司憲府大司憲朴壕等上劄曰詩

有宛丘之刺書載巫風之戒允關淫祀雖痛抑之猶懼或萌况開其源
弊將難救頃者當中闈移御之時乃於路傍光川尉金仁慶家聚集巫
婆坎鼓之聲載路略不畏忌侍衛之官輿皆驚愕鞠訊其人則奉承
慈旨為中宮設祈祀是豈 殿下所知乎必宮闈不密而妖巫之徒交
通禁掖以逞其蠱惑耳臣等竊冀 殿下勿諉 上殿所為而深自省
念以杜其漸焉 殿下聖學高明邪正之分講之已素固能敬以為所
永綏天祿之宜而况內外群祀之禮祭告禱祈之儀自有古典豈必為
此誕妄禳禳之事然後始求多福耶且巫覡之禁邦有常刑而自 上
所為如此則必貽所令反所好之譏民何所知禁乎將至正道晦蝕邪
說熾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伏願 殿下深體
表正源清之道更念半額金帛之喻官壺之內先自痛斷使百姓曉然
知邪正之歸國家幸甚傳曰今觀上劄予甚驚愕此事予全未聞大抵
淫祀之隱予常痛疾况中闈移御之日朝廷皆曾之時為淫祀之事予
亦計慮所不到 慈旨與否予未詳知實為 慈旨則予當諫止設謂
慈旨上殿豈先念此事乎巫覡交迓禁掖以逞其術不可不治法司拿
致其巫所宜急治○月暈兩珥○以金憲胤為弘文館正字○辛未

御夕講侍講官姜顯曰前日中宮移御時光川尉家多養巫覡淫祀雜亂一時侍衛朝士宰相以至軍卒莫不相顧驚駭淫祀國法所當痛禁今乃不畏國法作淫祀於路傍豈不有妨於治道法司推訊則以謂奉慈旨為之云此言實未可知也近觀下人諛托內旨敢為如是等事有司不能詰而棄之此甚不可 上曰此實計慮所不到昨觀憲府之劄予甚駭愕光川尉空家巫覡托 慈旨脅黠直家人敢為邪惡之事法司所當痛治推問則可知其為 慈旨與否也顯曰此家雖空巫覡豈可任意為之必與書題葦相應而為之外間豈知非 慈旨乎法司自外治之末也巫覡之不畏邦憲必有其由古云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清豈可獨罪巫覡乎自 上常時痛禁而 慈殿亦不喜此事則必無如此之弊倘或不然而只令法司治之則恐終不能禁斲也今方以前代帝王之治為法而如昭格署非古之帝王所為乃末世之事向者廢比不久乃為 慈殿權宜復設矣如此淫祀雖自上不為或為 慈殿為之 上教以為法司當痛禁然亦安知有 慈殿之旨耶 上曰巫覡淫祀邪惡之事稍知事理者豈不知耶法司所當痛治若出於慈旨則亦當諫止○諫院啓曰喬桐月串鎮撫等橫逆僉使陰

結黨類庸言凌辱至於立旗為標若待寇敵僉使若出教令則同心違
拒輒褻旗下使僉使孤立無助以此報監司則無人聽從不得已潛使
軍官賫牒文到京營鎮撫又追到欲奪其牒鬪詰之際監司捉囚今方
推之但畿內王化至近之地將卒之間有此變故臣等聞之不勝驚愕
前此喬桐邑吏背倅今者軍卒又叛其將風俗頑惡至於此極不可緩
治請別為推鞠痛治傳曰變故不小其遣諳練朝官囚禁痛治○三公
啓曰士族人入居似為未便內外俱有顯官者應免故兵曹為此公事
矣今者延促曾祖乃佐命功臣雖非內外俱有顯官者然佐命之後則
其燕士族明矣似可應免而此是特恩未敢擅便敢啓傳曰兵曹事目
唯兩邊俱有顯官者得免而一祖有顯官者厥類非一也但以府院君
後可以應免事言于兵曹使報政府○傳曰月申鎮撫等當遣朝官推
治也但彼若聞之則知其罪深不無害僉使逃走之弊其令近邑有武
才守令抄發驍勇軍舉類擬日後遣朝官推鞠事其招京畿都事言之
○壬申政院啓曰京畿都事言鎮撫十五人已捕囚方推之矣傳曰若
已捕囚速奉傳旨推之○傳曰向觀憲府劄字了甚驚駭後稟 慈旨
則曰此乃行幸時例事下人取稟子只唯唯已豈知泛濫之至此百官

大會時少無忌憚敢為謗祀故已令憲府推之矣然此事既為 慈殿之所知則似非假稱也且問於光川尉家則云乃於中宮移御之日假仗 慈旨督黜直家之人乃設此事此雖空家家直人若預知則亦不免其罪也昨日蒼憲府時縱未及知 慈殿之意事者咨之然自此以後凡滌祀之事庶當諫止其言于憲府○傳曰頃以感寒不視事而有趣期啓覆事且久不視事未安故強起視事近因月寒加以感冒聲嘶言誣不明近姑勿稟經筵○大司諫南世準等啓曰臺諫啓事古者以言啓之故詳今則例皆書入故其間不能無弊臺諫言之史官記之正書入啓啓下後史官修撰日記時必皆傳寫各司吏胥因緣謄書傳播外間日記亦為不密請依古例以言詳啓何如傳曰臺諫之言必須詳悉但以言啓之則恐或遺漏故令書啓矣今後依前例小事以言啓之大事則注書書草付承傳色以啓○癸酉兵曹啓曰前者 命選將來將帥及邊將可當人故將帥則與備邊司同議揀選若邊將可當人必須於內禁衛兼司僕訓練院南行中選出而本曹未能詳知請與訓練院知事同議揀擇何如傳曰可○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啓曰今年灾變連見不絕饑饉之甚未有過於今時且三冬雪藏之時

各道所報逐月皆動今者日變非常非但平安道又見於京師自
上
兢惕至下求言之教此由臣等不堪任所致請亟遣臣等之職傳曰災
變之生非止今時自即位以後無歲無之近年則疊見層出前此固欲
求言而古云應天以實不以文今則變異已甚故下傳旨爾大抵今之
人心風俗不美故被罪者雖罪當其律亦有咎有司及怨上者古云人
心和則天心和必人心和然後天變可弭大臣須於此尋常留念上下
所當交修其勿辭袞等三辭不允傳曰頃者侍講院請令世子問安于
中宮移御所世子適感寒故姑停之矣但世子時未出班且孝者百行
之源必自思量為之而世子年幼不能思之侍講院輔養之地世子過
失亦當教戒矣如孝理之事皆當諄諄教導可也袞等啟曰設東宮官
僚之意正如是且講論之事固當教導若自家舉動則世子不敢擅便
侍講院亦不可私告世子而不稟 上意故啟之如孝理之事先啟迪
世子然後當取稟 上教果當○戶曹啟曰京畿種租無出處而前又
命勿作租故道內今年種子收納及自備種等數令觀察使相考啟
聞今觀啟本則今年種子分給數十八萬二千二百餘石內已收十一
萬三千八百餘石未收五萬四千七百餘石民戶自備六千三百餘石矣

雖盡輸下三道之穀亦不給矣前於壬申年亦以種子不足移轉忠清

黃海江原等道組合七千餘石今年飢饉甚矣移轉之數何以加此請

依壬申年例移轉七千餘石全失農官則優給其餘量宜分給為當但

今年黃海道全失農忠清道十七官亦失農而初面十邑楚州清風丹陽槐山清州

清安忠州鎭種子分給數四萬九千餘石而收納與否未可知也且壬

申年江原道則只轉原州春川而今年原州又失農此恐未能為也且

壬申年慶尚道則不移轉今若移轉則當移初面八邑之租聞慶咸昌龍官尚州

豐基榮八邑分給租亦二萬七千八百餘石而未知其收否也慶尚陸

運之功不小未知何如也今若移轉則當分定慶尚幾石忠清幾石矣

但觀察使若以本道不足啓請則臨時無復能為矣傳曰種子不足數

甚多而壬申年移轉只七千餘石然又得已當依壬申年例為之但忠

清道種子收納數果未可知此當初與大臣共議事也今大臣適到其

同議啓之南袞等同議啓曰當初臣等意若減貢物則雖不官給種租

民力自有可餘非謂減貢物而又給種租也其時自 上以為雖減貢

物種租不可不給故戶曹欲移轉忠清慶尚兩道初面官租也但忠清

則只忠州外距江有一二日之程慶尚則踰大嶺而又有三四日之程

官給畿甸種子雖是美事兩道之民受弊亦不少今若全減功臣職田則可得租四千餘石又以貢物作租則又得三千餘石今得七千餘石如壬申年之數則庶可分給云戶曹之意果當但四萬八千石之租既不可得矣且貢物已蠲減矣又不可作租雖不官給種子若減貢物則民可有備民之受惠亦多矣若於未自備之戶以功臣職田所出四千石之租分給則庶可矣傳曰貢物已蠲減今不可作租其全減功臣田職田別賜田分給於失農尤甚處可矣貢物蠲減處亦可自備○甲戌傳曰綱常大罪如奴主相奸事不可不速決以大罪不可一日延生也今後啟覆時綱常大罪政院先啓可也○日暈兩珥○乙亥大司諫南世準等上劄曰書有懋賞之語史著帶礪之誓代各記功永世不忘未可苟循便宜遽改常典伏見國家重待功臣錫之土田使後世永有所賴厚之至也茲者畿甸大饑田租不給方軫宵旰靡策不舉乃用大臣之議功臣田職田別賜田並令全減以助其備斯固急於民事非所得已也然事勢有緩急處置有輕重若如職田則當朝百官自有常俸移以資民未或有妨功臣之田自 祖宗以來報答勲勞分田食稅傳之子孫使不廢絕其待遇之意極矣豈容以一時之給用而並減之乎

近者祿俸議減尚且重難 祖宗酬功之典尤不可輕改矧今功臣之
後世代或遠漸至尋微有不能謀衣食必待受田得祭先祖者亦多此
尤國家之所不忍也臣等非敢以 殿下此舉為不厚於待勲但恐違
祖宗本意傷國家大體敢以卑懷仰塵天聰伏願 殿下垂察焉傳
曰功臣田職田予非不重之近者大臣與該曹議以明年畿內種子他
無出處故限今年減之非因此例減也當以此議于大臣○咸鏡南道
節度使崔漢洪狀啓云彼人芸老奴里等言玉山赤下子枝等將作賊
于滿浦云○丙子禁火司啓曰今月二十日龍山失火燒人家四十餘
區六十三歲老女燒死請施恤典傳曰其依例施之○傳曰世子欲於
來二十八日問安于中宮移御所允儀仗隨便簡略事言于兵曹及侍講
院○三公啓曰咸功臣田為種子未便事臣等非不計也但既與該曹
同議改之為難傳曰知道此意言于諫院○平安道節度使曹閔孫狀
啓溫火衛彼人童東時等言建州衛彼人沈阿時應可等欲於解冰前
雪浦開路則將作賊于滿浦等各鎮堡云○丁丑傳曰世子問安于移
御所時入自敦化門則步行必遠恐其勞也當出自光化門經鍾樓蓮
池洞而入自宣仁門○兵曹啓曰前者世子舉動時儀仗甚多而後乃

減損今當何如嘉靖元年則軍士前後各四十別定率領將侍衛而後則別定內禁衛二十六人侍衛此非儀註今則何如傳曰依減損例為之其侍衛依嘉靖元年例可也○戊寅侍講院以師傅意啓曰世子問安于中宮移御所時別無節次但過廟過闕時當下輩令禮曹作儀註以啓則世子亦當預知傳曰可○庚辰賜黃柑于承政院弘文館藝文館侍講院命題今製詩以進○傳曰廢朝時無故被罪人子孫錄用事今日政言之○以成世昌為成均館大司成金希壽為慶尚道觀察使○日暈兩珥○辛巳大提學李符啓曰內出君臣圖像有宋宣帝之彌遍攷史記無有故得私藏圖像冊考之此非宣帝乃文字之誤次第亦不差故敢以宋文帝製贊并以私藏冊入啓傳曰三代以上君臣皆可觀而內藏冊皆闕且或存內藏冊而闕於私藏冊者其令大提學分製序贊且私藏所載小序亦非偶然然并令參酌添入且此皆中朝之冊若刊石本功未易就其令畫手善模其像刊于木板且刻此序贊于一邊知三綱行實可也○侍講院以師傅意啓曰儀註世子問安日敦化門前及宗廟前降輩時皆令弼善贊攝但弼善於光化門外贊詰乘輦執未及往且前日入學時亦令通禮院官員為之請依前儀傳曰

依格且改儀註○弘文館副提學丁玉亨等上疏曰臣等伏見本月十八月下旨求言辭意懇惻雖周宣之側身成湯之罪已茂以過矣臣等聞天人之間至理昭融顯微無間祥不虛應有德則至災不妄作隨感而生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然天之眷君也在天休滋至之時而尤切於變故相仍之日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所以應之者何如耳 殿下臨政願治二紀于茲而天災時變間見層出靡有虛歲天之示警已云至矣今又日月薄蝕白氣貫日究厥所由必不虛作固當益篤修省雖細愆微弊罔或不察思所以祛之然後庶幾冬天譴而弭災變矣扶植元氣維持國本莫如紀綱而上下務為偷惰朝廷徇於姑息頽靡不振國事日非馴致今日之弊私門大開請托恣行當官莅事率循已情庶官之職闕茸雜進收用者率多門蔭甄拔者罕見遺逸旌別不精用舍失宜可謂公道之行而賢愚之別乎貴賤上下自有定分儀章服飾自有恒制而今也少而陵長賤而陵貴有妨於尊卑之分奢侈爭尚僭濫成習禁而不從罪而愈犯上下安得不紊名器安得不亂廉恥掃如節介蕩然利欲滔天無復羞愧奔走權勢賄賂公行折簡州郡乞丐無厭廉恥之喪無足恠者貢賦之入歲有常數

經費不節引納無時蠲免之令雖頒而糾科橫歛無所不至賦歛之重固其宜也王者之法經常簡易悠以不改吏習民安今者法令之煩牛毛蜂午朝令夕改詐偽之徒因緣作奸而民不知所從刑罰之用最關民命固當審克以盡欽恤之意而箠楚之下或有冤枉鄉亭犴獄濫及無辜王子女第宅務為宏侈土木之役彌年不止遂使閭閻轉相效倣不有邦憲動踰常制凡此十事皆 殿下所自責而實當今切近之弊然病之大者不止於此未知皆 殿下宵旰之念亦及於此耶夫宮闈人君之一家家而不齊國安得自治 殿下存心以正御內以嚴閨門肅然莫干以私一家之政可謂美矣然豪悍僕賤憑藉內勢橫恣民間巫媪之類稱內旨祈禳婆娑道傍略不畏忌此雖 殿下所不知外人將以 殿下家政為何如耶至於政事之間注擬之際一有戚畹則物論囂然先揣 殿下之私而批目之下果如所料此下人之不能無疑豈不可為聖德之累耶古人難慎之道不如是也士氣者國之元氣元氣壯則百邪不能侵故古之帝王莫不以培養振作為急務今也非惟不振日趨卑下無激昂奮勵之志而有安身保位之計滔滔一世不見有卓立者士氣之頹靡一至於此 殿下何不思所以致之之由乎夫人

君之威非特雷霆雖和顏接下異來讜論猶懼不得盡言而况訑訑
之聲音拒入於千里之外耶伏見 殿下待下不盡誠受言不優容一陳
所見之事非惟不能樂聞又從而讓責之朝議譁然亦爭攻之臣等恐
士之直氣潛消暗鑠莫能自振也且人君爲治自有其道務存大體不
用小察大綱既立萬目自張細務之詳反傷政體故臯陶戒舜以叢脞
文王罔敢知于獄慎是豈聰明有所不逮哉誠以爲政大體固當然也
殿下智出庶物思周萬機慮百度廢弛思所以振之六部闕仕必令政
府一月再啓以考勤慢而郎僚冗故亦令具錄睿察之精雖則至矣大
體之傷不亦異於臯陶文王之深意耶臣等反覆思之前所陳之弊皆
紀綱廢弛之故而後所陳之事實紀綱所以不立者也則爲今之計可
不先立紀綱以祛衆弊之痼耶朱熹曰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然則君心者紀綱之本也君心一正
則紀綱自爾立而天意不足格灾變不足弭矣嗚呼日者衆陽之宗而
白氣陰也陰而侵陽亦爲非常之變遇非常之變而不以非常之德應
之則安能格天心而弭灾變乎今日之變雖不可的知其其事之應然
夷狄之於中國小人之於君子妾媵之於正嫡皆可謂陰也一或乘之

足以致變 陛下之恐懼修省宜無所不至而茲斯數者尤不可不盡

心警察也 上嘉納之○壬午 御朝講 上臨文曰酒所以供祭

祀而後世沉湎至於亂亡我國作酒戒已晚諭之法司酒禁之令亦非

不至而士大夫多以宴飲被罪况今年凶荒禁絕至當領事張順孫曰糜

穀莫如酒當此凶歉尤宜嚴禁知事許硃曰酒者不可無也而為害亦大

侵虐新來糜費尤甚此所當禁嘗聞 世宗朝禁酒面醜者皆罪之

常時尚且禁斷况值凶荒之年乎 上曰侵虐新來國有常法托為古風

禁猶不止糜費之煩莫甚於此不可不禁大司憲朴壕曰新來之事雖

曰古風此實弊風不可不禁法司禁酒非不至嚴而只以不禁瓶酒故

甚者欲不被罪酒雖多必以執運此由老病服藥及射帳者勿禁故

然耳○命禁侵虐新來之風○傳曰弘文館疏有戚畹之人自上落點

故下人必先揣摩云若有特恩及於戚畹則固有好矣此因銓曹例擬

而落點且疏遠之族予何能知非予有意之事也其言于弘文館○御

畫講○癸未三公啓曰六曹坐不坐書啓事更議之若憲府則擲奸而

糾檢矣政府他無糾察之道事雖猥瑣已行之法今不可輕改

二十一年

大明嘉靖五年

正月甲申朔乙酉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福城君奴

子城中騎馬為府禁亂書吏孫世亨所捉其被捉時事未可知也福城君以此吏為不恭呈單字丁刑曹刑曹決罪右吏已定役徒一年半京城之內賤肆不得騎馬此為嚴名分也雖王丁君之奴豈宜如是耶大抵王子諸君奴僕雖嚴加禁戢自有憑勢驕縱之弊况今請罪法司禁吏其他可知福城君時當年少豈能知朝廷體貌此必下人教誘所為刑曹之罪此吏過重亦甚非矣請推福城君事知奴子傳曰趙玉峴不學無知則其適之擇差可也餘則不須適也福城君奴子騎馬犯禁事予未知也又未知以何事呈單字也誠然則當推奴子當見福城君單字辭緣及刑曹決罪辭緣後叢落也○傳曰臺諫所啓其書城上所名可也注書書草尺書格辭不書臺諫之名故有是教○丙戌戶曹判書安閔德知中樞府事趙元紀以年滿七十請致仕傳曰七十致仕雖常法卿等氣力時未衰耗又可堪任故不允○傳曰今觀刑曹抄啓單字福城君若其奴犯禁被罪後呈之則果失矣其奴見放後以他事呈之此雖不干於禁亂然當推事知奴也且孫世亨擅放其奴而即往福城君家其欲誇功受贈必矣且擅放犯禁者禁府推之例也孫世亨其令禁府囚推福城君事知奴雖賤口此法司所啓之事并令禁府推之其招憲府城上所亦以

是言之○臺諫啓前事依允李光軾韓碩豪許礪不允○丁亥下平安
道觀察使啓本曰正朝使赴京時雪深軍馬多傷團練使高山同請推
云近來平安道自經癘疫及閭延驅逐後人物凋廢而今此例行亦且
多死甚可驚駭高山同其令囚推且賫持糧料當計留駐之日而今以
晷糧不足亦致多死該管守令亦推考馬七十餘匹人十八名物故○傳曰弘文館
修撰以下次次遷轉可也且前者已抄師儒成均館官員有關則必以
是差之以重學教之任○以沈義欽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洪石堅為司
憲府持平沈彥慶為弘文館校理宋麟壽為修撰任炳為副修撰許礪
為博士金憲胤為著作周世鵬為正字○御文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啓
曰出市人徐末叱同等持白絲換醫負李城之鐵而以李城為不盡輸
其直陰族海安君三寸叔洪溫孫多率其黨以白絲為海安君之物凌
辱李城之妻公貿易藥材及雜物多數奪去刑曹因李城呈狀推之而
不推詐稱王子已物之事只以奪人財物取招定罪徒三年刑曹之推
至為踈漏故府方推刑曹但洪溫孫與末叱同不干而詐稱王子之物
凌辱劫奪其罪甚重雖已徒役決罪請更拿來窮推傳曰李光軾等不
允洪溫孫事依允○戊子下義禁府公事曰孫世亨及福城君奴所推

之事不同今禁府請鞫世亨是必欲取服世亨與敦山福城一時定非

也敦山前已遲晚先定罪後刑問世亨可也○傳曰春享大祭非親行

例若以致齋不出納公事則事多積滯正齋日外非病與死傷公事出

納可也○義禁府啓曰金元錫打殺其弟貞錫妻事已服而貞錫亦已

直招但丁丑十一月打下至戊寅正月乃死云其間已過七十餘日貞

錫必欲庇護謀釋兄罪恐有奸術請推事干傳曰已服之事不可更推

其以已服辭緣照律○辛卯同知敦寧府事李陌以年滿七十請致仕

不允○下司憲府公事曰公州居梁漢弼以印信偽造被罪妻子為奴

而高氏褒獎節目令禮曹磨鍊公事也梁漢弼妻為亡夫節死事事干

及奴婢招辭如一其死節明矣觀察使所判亦曰羅將朴戒班持公文

推捉依憑據奸侵逼可疑云大抵梁漢弼雖士族是女乃罪人之妻也

朴戒班不無侵陵之弊而是女又於是夜縊死監司之意誠是而差使

負沃川郡守李弘幹不訊朴戒班只看容貌回報曰殘弱庸拙無泛濫

之氣萬無據奸侵逼之理云論人之罪何可以容貌為也李弘幹其推

之○憲府啓曰今次正朝使之行護送軍十八名馬七十五匹物故云

至為驚愕大抵團練使當擇遣有識人高山同雖為兼司漢實庶孽行同

市井之人節度使差遣此人使人馬多死至為非矣請并推高山同請
拿來推考正朝使金謹思書狀官邊晟亦不能檢舉此亦非矣已令依
司推考六曹當觀其終故不啓耳且孫世亨既捉犯禁之人而還放至
為非矣然速劣之徒必以為王子君奴故放之本府亦以此方推世亨
而今觀世亨推考傳旨受贈向意云福城君單字及刑曹推案皆無此
語若以受贈向意刑問罪之則獄事大不實矣以府吏之事本府啓之
未安然其本意非為受贈而若蒙重罪則未便故敢啓禁府羅將守命
之子發狀于府曰其父守命經歷沈彥達處逢杖致死云故令漢城府
撿屍則實因逢杖致死云殺人重事請令詔獄推之○諫院啓前事且
曰憲府禁亂書吏孫世亨捉福城君奴騎馬者而還放福城君以此吏
為突入中門內言辭悖慢呈單字刑曹推考時孫世亨元情所招福城
君家初不歸到必以奴子事為嫌而呈之云至詰問時恐其受拷承服
其後又欲更推而世亨不即進去刑曹以逃避不現加二等定罪徒一
年半世亨歸福城家與否刑曹詳推公證人可也全不推閱即以服
招辭緣照律又加等罪之甚非請推刑曹設使世亨歸福城君家為
的實自有其律但福城君奴以被捉為憤欲逞嫌恨之情教誘年

少王子君呈狀明矣今觀下禁府傳旨世亨則以受贈向意歸福城君家推之福城君奴則無教誘上典之語只以犯禁人還放後呈單字推之而罪以輕罪且觀傳旨辭緣受贈向意之語似非王言世亨之罪亦恐太重大抵雖小民若枉被罪辜不無冤抑世亨以法司禁吏擅放犯禁人又無緣徃王子家不無其罪必須詳悉推覈罪之然後彼亦自服其罪矣若畏怵誣服不究其情而定罪則恐於聖德有累此吏如蒙重罪則今後禁亂書吏若涉王子家之事必皆畏避王子奴屬亦必驕縱無所忌憚矣近來王子家奴子憑籍驕恣已有其漸故臣等職在補闕不得不啟荅憲府曰平安兵使其推之高山同拿推可也孫世亨事禁亂不可擅放而既放之又歸其家豈非欲誇功受贈乎此吏憲府亦可推之沈彥達今禁府推鞫荅諫院曰韓碩豪許張豈不可為是職乎孫世亨事已於荅憲府盡之但請推刑曹事大抵推事干者推其人而不服故欲閱其實耳今世亨既無辭服招則不必更推事干况以逃避加等罪之刑曹之事當矣何可推也○大司憲朴壕等上疏略曰內外之言當不出入於柵成湯上聖也猶懼女謁之盛况後世耶伏見殿下守正不倚其於家政似無紊矣雖然宮闈不嚴下易交通若未防

漸害政必多臺諫侍從累陳不輟誠以對病之藥莫此為急 殿下尚
未軫慮以嚴內治耶頃者王子女婚媾之時絳束之資極其奢侈內帑
之藏幾見告罄雖有陳其弊者 殿下猶未之改是 殿下愛有所偏
而未克以禮也傳曰今觀上䟽所言至當○日暈兩珥○壬辰司憲府
啓曰方好義初聞賊變下海雖阻風當留待順風相機勦捕而委諸鎮
撫任便還營逗遛不進以鎮撫姜順富等所捕倭賊為親自督戰斬獲
詐飾馳啓且軍功等第時無功人負數多磨鍊至為無狀其逗遛不進
欺罔君上情由拿來推鞠捕倭時不然而加軍功者追削何如傳曰依
啓其令禁府推之○御夕講特進官金克成曰臣前任平安道監司時
觀之義州鴨綠江越邊唐人來居者甚衆冬月合冰則與義州居民交
通買賣龍川鐵山等地居民牛馬盜賣無忌義州城中牛馬亦至於一
空若欲以聞見逮捕則頭頭驍勇防禦軍卒多與焉或自現杖下致死
或事敗逃亡其弊不貲臣意不出十年義州疲弊不振矣國家以義州
為防禦重地守令皆以武臣差遣臣意以為今後判官必擇武臣差之
任防禦之事擇有武才者為軍官而牧使以文臣有名望者擇差乃可
隨宜處置以祛此弊 上曰義州果重地以文臣擇差其弊自除矣克

成曰義州新築城之後抄徙作罪者以實之而曾犯竊盜者復恣偷盜城中騷擾或事敗逃亡反無實城之意義州人以為寧未實城願勿送作罪者云矣且驅逐時所擄野人妻子多囚江界渭原及內地三登等處年或長成慮有逃散之弊衣服料食徒費國廩彼亦曰如此拘囚寧使居某地則當聽處分云此亦別為處置何如國家以下三道縣布入送賀穀補軍資而各官守令以屯田所出或還上費耗充數所送縣布私自用破申明禁之甚者或用於廢貶猶不改如前朝廷亦當申明禁戰 上曰此等事言於該司為公事○傳曰依金克成所啓義州牧使箇滿適差時以文臣有名望者擇差事言于吏曹兩界貿穀之弊申明禁戰事江界等官所囚野人妻子區區處事義州勿以竊盜等罪人入送事以克成所啓意言于各該司○臺諫啓前事傳曰刑官當依啓推之年少王子教誘事漸不可長之啓甚當更加禁戰也餘不見○癸巳傳曰畿甸凶歉太甚非但自 上軫念朝廷救荒之策亦靡所不至如有守令不奉成法者啓罷痛懲事下書于監司并諭予軫慮救荒之意○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見○甲午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色承旨欲庇護方好義逗遛不進之語故為漏落其用情判然請先罷後推都承

旨不與知矣他承旨等當下問時啓曰以欺罔君上歸重而不錄逗留
不進之語云以此觀之奉傳旨時必同議也他承旨亦皆罷職後推考
且於好義推考傳旨請添錄逗遛不進之語傳曰他承旨幸與聞矣非
欲庇護也色承旨非但不錄逗遛之語不錄之由又不啓稟故已
令推之皆不可罷也方好義推考傳旨其添入是語○御晝講特進官
尹熙平曰當初國家設僉使萬戶者將以為鎮帥而今則皆不得為鎮
帥之任故雖有大事皆委諸鎮撫而僉使萬戶無所措其手足矣將卒
之間其分甚嚴而弊習已成故近來又有月串之事皆由鎮帥微弱而
鎮撫強盛故也各鎮水軍必以他道他邑所居者分屬分番代戍者雖
有不虞之變使不至全軍覆沒也其意固非偶然而今水軍之豪富者
皆男婚女嫁土居其地他邑之來戍者率皆貧殘之徒也入番之後鎮
撫亦皆奴使之乘肥擁後出入必隨僉使萬戶莫得見面有所欲爲則
必請鎮撫為之而鎮撫所為則万不言僉使萬戶關牒之行僉使只得
占署而已如有欲矯弊習者則必搆毀萬端終不得保全且今各處定
役水軍鎮撫私受價布不令立役雖報關監司文籍就減所受之布皆
為已用如此者一切以府民告訴之法罪之則庶可革也察贊官鄭應

麟曰僉使萬戶之弊朝廷憂慮已久鎮撫非必皆是頗惡者亦由僉使
萬戶失御下之道也前於經筵至有以萬戶為木賊者人之待萬戶也
以是萬戶之自處也以是其間或有廉潔者欲革舊習則下人必誣訴于
監司或憲府分辨之間不得在職必先能後推故為萬戶者寧欲與鎮
撫分利苟度介期養成此習滔滔皆是此風不可不革○御夕講侍讀
官沈彥慶曰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也蓋忠者盡己之性而至誠無息無所間斷之謂也恕者使天下萬物
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也人君治國平天下之道無過於忠恕故中庸
曰忠恕違道不遠大學平天下章終言絜矩絜矩者忠恕也所惡於上
無以使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皆忠恕之事也人君治國必
須以此為本然後生財用人無不各得其當焉○大司諫南世俊等上
疏略曰 殿下正家之道不為不嚴義方之訓不為不至然有不率之
徒憑威恃勢僕隸而誣稱內旨貽弊窮閭賤屬而聽人私囑劫奪流品
以至欲逞已憤構陷強奸者有之懷嫌避禁諉主枉訴者有之非徒閭
巷小民相戒歛避雖以詰奸之司尚難窮問而抵罪或偏豈不為盛
德之大累乎 殿下若或有偏私之情稍發於掩護之迹則將何所畏

忌我夫撲火於燎原不若滅之於炎炎救水於滔天不若塞之於涓涓
防微者易以為功毋牽私昵之偏謹微而杜漸預慮而曲防使家政整
肅而驕橫自戢不勝幸甚我國法令不一徒事更變人不知所從至有
三日之譏甚非經國慮遠之道也近者羸布之禁責效旬時而遽出救
時之議復立姑用之令上之輕屑如此下之玩弄何恠至於人物陟罰
自有常典而不合陞授者既論適之而輒復注擬有罪當懲者既令罷
之而不以還叙陞降由情進退徇私法既不重令亦未固隨事廢設殆
非所以示則於下也風俗國家之元氣既汚隆厚薄關於治亂今者俗
尚不美民心偷薄至於奴背其主妻毒其夫戍卒而敢抗鎮帥訟夫而
面詬憲長頽然成習無有駭愕尊卑之分無辨倫序之等亦豈政教既
未易移之刑罰又不能制之風俗之弊有甚於表世是何 殿下撫御
之久漸磨之至而尚未能丕變耶無乃 殿下化俗之誠有所未盡而
然耶國家之有邊鎮猶家之有藩籬邊鎮不固則無以禦外侮藩籬或
撤則無以防寇盜是故聖人思患而預防之雖治平之時備禦之道亦
不少緩若或狃於安逸重內而輕外隄備廢弛軍卒懈惰變起倉卒茫
無所措僉使萬戶任非不重而例遣庸鄙不知飭已而專事貪饕擅放

軍卒代斂其布潛賣鐵物以資寇兵者有之弊源不塞勢將難救至於
為主將者視為故常恬不知禁反務肥己亦刻軍民人懷疾視之心誰
有死長之志哉矧今南方之寇每伺我隙西北之釁已有其兆白氣之
應亦云兵象則備邊之策尤所講究伏願 殿下慮患於未萌制變於
未起慎重邊寄明示勸懲使防戍益固關限益嚴不勝幸甚荅曰疏言
至當上下更加修飭也○慶尚道觀察使金瞻馳啓曰義興居良女有
今其祖父朴思明得狂疾橫行山野有今斷指和藥飲之其疾得愈有
今父母俱歿有二歲時養於其祖云○乙未下沈彥達公事于政院曰
管領三切隣所招皆曰守命實因時病致死而書吏羅將招辭亦曰初
二日捧供搖荅三十二云若荅三十則傷處豈至多哉書吏羅將刑推可
也且捧供而杖之則杖數必錄於推案矣其令考啓事言于禁府○吏
曹書啓廢朝時無辜被誅人子孫錄用之數九十餘人傳曰此等人已
叙職前日下問者如有未及錄用之人欲令銓曹隨闕注擬耳○兵
曹啓曰今羅道呂島萬戶韓俊溺死事其時水使方好義以諸島搜討
下海溺死啓聞而觀察使則以護送巡察使而裁船下海溺死云本曹
以啓本各異必有情由故令趙琛推考歸一而今觀趙琛之啓則云其

實乃欲請見巡察使而令蛇島等各島備生物又欲觀水戰并持兵船
而來故致此溺死而及其溺死水使方好義更以諸島搜討行移而不
直啓聞至為不當好義既以他事方下禁府推之以此意并推何如又
啓曰前者金克誠於經筵啓曰驅逐時攜來野人分囚各官待彼刷還
我民還送以償而彼人初或刷還贖去而今則了無刷還之事留囚平
安道有耗費公廩之患而亦有逃去之弊然彼人非親捨我民而去乃
買於他屯以贖其親也慮有無債不即贖去亦不可輕配南方以絕其
望也請令備邊司議之亦收議于大臣處之何如傳曰如啓○臺諫啓
前事不允○下禁府公事曰孫世亨必須取服後乃可定罪故允其加
刑但壽千豆舍福城君奴並被拘獄事久滯其令放逐如有更推事還囚不
難其言于禁府○以趙舜為開城府留守宋純為弘文館修撰○丙申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敦寧府僉正沈光佑前為忠勳府經歷
諫院論適翌日還叙四品未便請速改正三啓不允○丁酉 御朝講
領事權鈞曰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蓋酒之為物其在常時
猶當禁勅况遇凶年尤所當禁今年凶荒非偶然若婚姻祭祀不得已
之事則已如宴飲之類法司固宜嚴禁仁我國用酒之弊習俗已成不

得還革執義閔壽元曰凶年糜穀惟酒為甚法司雖別加禁斲習已成俗一朝革之誠難 上曰法不嚴則禁不止然我國禁酒之法可謂至矣法司只可申明舊典耳但觀近來被禁者率皆無勢之人此法司所當察也正言朴洪鱗曰護送軍馬多死至為驚愕雖因雪深糧乏亦是國家之厄運西方人物消耗至此誠非細故防備諸事恐至虛疎今雖多抄入居人以實之若有邊警軍無戰馬何以應變聞其道牧場馬多蕃息自生自死皆為守場者盜賣自利之資雖不能遍給邊軍令兵使擇有武才者而頒給 上曰馬在牧場雖蕃無益若頒給邊軍則果有益於備禦矣權鈞曰大抵平安道馬少牛多赴防軍卒鮮有騎持者牧場馬數之多少未之詳知然不能遍給戍卒也須選其武才卓異者特命分給則必感激 上思思有所報効矣 上曰馬政重事該司必以為難也然予意非但平安道八道各場之馬亦多刷出則戰馬自有餘矣權鈞曰在 成宗朝牧場生馬令軍士調馴如此之事亦當時時為之可也○傳曰大臣臺諫於經筵論馬政甚當每觀習陣時馬多驚瘦若卒有邊警則其將何以哉兩界牧場之馬量抄其數都委兵使令分給武才卓異者然後俱數啓聞他道諸場孳息之馬多數提出送到京

師或賞試才優等之人如有駿驥亦令還納司僕寺則公私兩有益矣
其言于兵曹與司僕寺同議以啓○御夕講侍講官李龜齡曰大抵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禮也至周室衰微諸侯干名犯分故聖人特書
曰四卜郊以為後世戒也傳又曰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今之昭格
者是亦祭天之一事而祖宗設立之意未可知也此非但僭行非禮
國家糜費亦且不少也檢討官任柄曰昭格署之設非自今始然頃者
既廢而還設雖因慈殿未寧祭祀祈禱自有當為之事不可以此祈
天永命也復設之非物論至今鬱抑○臺諫啓前事不允○禮曹啓曰
赴京醫員鄭順恭多受公買藥材中途而死只有幼女而無妻子如不
以私貨准納公買則恐國用藥材有欠故敢以是為公事今奉 上教
限其藥材之數則或過多或過少以多充少則可裕於公買若各司所
納有不足之數以前收私物還給本主使自備納何如傳曰其為公事
以啓○日暈兩珥○對馬島主宗盛長使送要三表曳來○戊戌臺諫
合司六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今日乃上元內殿晝物退膳遣內
官令饋臺諫色承旨亦往祭○己亥黃海道觀察使尹止衡馳啓曰安
岳居私如崇伊通其主尹琦之妹貞守貞守乃故生員姜濬之妻濬死

未閱三年而貞守在裘服之中歸家會族黨宴樂夜深乃罷奴崇伊收拾在中散器之際貞守自房內出潛招崇伊執帶牽致房中而奸之至於懷娠後乃事覺囚鞫貞守崇伊皆服事證亦明白傳曰雖死囚如印信偽造強盜等事則視此為輕此則綱常大罪不容於天地間豈可一刻延生即下刑曹令速報府捧結案近日承旨多有故然三負亦足以啓無事日啓覆亦可○臺諫合司六啓承旨事不允○御夕講○庚子臺諫啓承旨等事傳曰承旨等事雖無情然城上所論啓亦可從之而今至於累月合司且承旨亦不可以闕其罷之○傳曰正朝使護送軍馬多死團續使已令拿推也但正朝使久留遼東故糧草乏絕而致此多死爾雖因不即出給車兩檢察官當檢察一行之事也若能促裝則亦不至以留矣正朝使及檢察官亦已令推之然若只推考則後無畏諱之人後日之弊亦不可不慮也今正朝使竣事已近別無譴責之事乎其招政府即官收議于三公○傳曰於經筵禮曹判書金克成啓曰義州疲弊牧使請擇有武才文臣差之云克成曾為本道觀察使必親見殘弊之狀而啓之也此意前者已言于銓曹但時未滿適期銓曹必不擅為也若待首滿適之則無為蘇復差遺之意今雖未箇滿亦可適

平其即分遣史官收議于三公○御晝講○御夕講○領議政南袞議
金克成曾為本道監司親莅其地必熟見殘弊之狀而有是啓也蘇復
之策不宜少緩雖不待箇滿而逾之未為不可正朝使護送人馬物故
之多至為駭愕但既到遼東則軍馬去留皆聽今於團鍊使而於赴
京使臣不相管攝况物故之數在於還程則尤非使臣所知也姑待回還
推覈定罪似為未晚左議政李惟清議義州為西北門戶國家大處故
先王朝亦有文臣差遣之時金克成所啓似當然驅逐之餘邊釁已
萌彼之不能忘我猶我之不能忘虜也沿邊隄備不可不嚴捍禦之事非
文臣所能頃者尹止衡之適亦為此也文臣從容措置則可能也事變
猝起之時出當夫石豈能堪乎金世熙武才卓異且有謀略雖日箇已滿
請勿適此人委寄何如正朝使行次人馬物故之數甚多至為驚愕若
團練使有能措置或不以留遼東則必不至此使及書狀官當受其責然
其間留滯事故未可知也推考閱實後按律定罪未為晚也右議政權
鈞議義州關防重地要須擇人以守之也但在得人不係文武金世熙
武才有異又無大失而經逾之恐未為穩正朝使金謹思既已命推
之矣回還推考詳覈其由然後上裁施行何如傳曰落點于領相議

金世熙其適差以有武才文臣擇差正朝使事知道○臺諫啓前事憲
府啓尚衣院直長韓備人物輕妄所行悖理請勿齒仕版且任樞等推考
傳旨只曰不疑逗遛不進之語而無擅自之語添入是語傳曰添入事
如啓餘不允○戶曹判書安潤德參判趙玉崐參議李世貞啓曰前者
為畿甸種租之絕全減職田功臣田別賜田但此元數不過三四千石
以此何能盡給口食種子乎聞西籍田陳租二千七百餘石雜穀二百
餘石而皆紅腐不可用於築盛云除雜穀外以陳租二千七百餘石分
賑右道貧乏之民待秋成令皆以新穀輸納本官何如且計藉田新租
之數亦至二千餘石以此可裕於築盛及落種之費緣係築盛未敢擅
便敢稟且忠州所在銅鐵二萬七百五十餘斤除一萬斤仍儲外以一
萬七百餘斤換租則新租可買二千一百餘石陳租則可換得二千八
百餘石矣今若令左道失農各官境內人民納穀許令換銅則雖
境內人民富商大賈必爭先納穀矣又令本道監司分定各官當
於廣州納幾石驪州納幾石而新租用於種子舊穀用於口食則銅
鐵皆為穀食饑饉之民亦得以力農矣若命依啓則當磨鍊節目以
啓傳曰藉陳租若至紅腐則所啓果當銅鐵換租鐵事亦當但藉田之

穀係千筴盛換租之事亦是新法議大臣後叢落也○如文館典翰許
寬等上劄曰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父母之於子唯知寵愛而不
能以義禮將之則必使驕奢淫逸無所不為終至於不能保然則其所
以愛之道所以禍之也伏見 殿下治家有嚴教養有法麟趾之美朝
野咸稱然以近日之事觀之則臣等竊深感焉或謀奪人田誣構強奸
或橫恣閭閻劫貨無厭醫官雖微亦是衣冠而縛及其妻極其污辱此
實僚隸無賴之所為非諸君翁主之所得知然此等數事並叢於數月
之間者豈無所自而然耶且憲府之吏擅放犯禁者自有其罪委諸有
司使之推鞠可也不須自 上逆料賤吏之情狀矣自為己功之語初
非呈狀所訴之辭也亦非該司所取之招也而 殿下必欲以是訊之
殿下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然恐下人不能無疑於 殿下而豪
奴悍婢亦將藉此作威無所忌憚其驕縱之勢無復有禁之者而國家
之紀綱無自以立矣他日之患固不可勝言而廢朝之事可以鑑矣
殿下其不之思耶昔漢文帝時太子藩王一不下司馬門六百石之公
車令得以効奏而文帝優容受之且謝教子之不謹唐太宗時許王為
中丞所憚許曰臣為天子兒犯中丞而被推鞠太宗曰朝廷之制孰敢

違之卒罰之伏願 殿下深燭今日之弊遠覽前代之事痛革怙侈之
習以杜驕縱之漸則家政益嚴謙德愈光而寵愛保全之道亦將無憾
於終始矣傳曰觀劄辭皆當教子義方之語亦甚當在下雖不言而予
常教戒之事也近來王子僕隸所為皆非其主所知而數月之間至於
如此予亦驚該當更加省察也孫世亨推考傳旨已改之事也仍傳于
政院曰觀此劄子言謀奪人田誣構強奸此指何事耶政院回啓曰朴長
根欲奪權亨田誣告強奸事前有物論必謂是耳朴長根乃順環阿只氏乳母夫○以柳
傳為承政院左承旨李芄為右承旨丁玉亨為左副承旨朴閔卿為
右副承旨許渭為同副承旨趙邦彥為弘文館副提學許寬為直提學
李龜齡為典翰姜顯為應教沈彥慶為副應教○辛丑侍講院啓曰世
子欲為夕講故往議于師傅則云世子時尚年幼朝書所講書張數
自今可稍加於前而夕講則請勿並為以此回告東宮故敢啓傳曰世子
欲為夕講此甚美事師傅之意必以謂世子年幼而常為朝書講若又為
夕講則朝書所講亦或未能專精故也然世子學問當及幼時雖為夕
講不必逐日為之或為朝夕或為晝夕可也此事予時不問世子矣學
問之事欲自為之甚非偶然更議于師傅史臣曰書曰學于古訓乃有

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今世子年纔十二已有志于學古訓其
於書筵已盡朝晝講若凡入之情則必厭怠矣而夕講亦欲為之其不
契於遜志務時敏之旨歟夫為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
心雖有之如未嘗有之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
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怠則志惰志盈故善不可入志惰故功不
可進其所修之道實在乎遜而不驕敏而不怠爾若此不已真積力久
則他日措諸事業形於設施者詎可涯也哉師傅尚慮年幼而力未之
及請勿為夕講自 上聞而美之且曰學問當及幼時雖為夕講不必
逐日為之或為朝夕或為晝夕可也此乃蒙養聖功之方溫故知新之要
也我 主上其亦真知學問之本教導之序乎○御夕講特進官曹繼
商曰臣觀全羅道去年農事雖若小稔然民間貧乏秋冬之時了無積
穀之家且聞時價減賤一匹之直米不滿二斗租則止於五六斗而已
今若失農則民之生理實為可慮且近來使命亦不頻煩者為其蘇復
驛路也而未見有蘇復之效全羅道雖曰大道只數驛之外其他皆甚
殘弊故凡干進上輸轉必以一馬相蹄故每致遲滯且京畿樂生驛前
者人家調密驛吏富實今則只有三四家而已館舍又皆頽圯倭人往

來必休息於此驛其於他國人所見至為埋沒且臣於前年十一月十一日到綾城是日雷動頗異常十七日到光陽夜半雷動震擊甚可驚恠前此雖有冬雷未有如此日之為尤甚此皆監司已啓之事然臣所親聞故敢啓修省之方請毋循常 上曰變災至此上下所當恐懼修省也但聞近來各道凶歉太甚民方艱食而守令於對客之際務侈飲食云故已下諭各道如此之弊不可不革繼商曰務辦珍羞是我國風俗臣聞諸守令則曰此專為重待奉 命使臣也且使臣之意不同若進草具則恐以為薄待故如是云習俗已成勢難卒革 臺諫啓前事不允○下禁府公事曰方好義欺罔等事皆已承服只不服逗遛之事故禁府今請加刑但憲府之意以為方好義聞賊變既下海只遣鎮撫而還營以是為逗遛不進近日奉旨之能亦以漏洩此言也自上亦非謂不逗遛也但其發明之辭以謂非見敵退縮云此果有間矣若實見敵退縮則初不當問而限輸情加刑也此宰相之事欲知朝廷之議處之明朝其遣史官收議于三公○咸鏡南道節度使崔燿洪馳啓曰彼人以建州衛彼入金東時等雪消必滿浦等處作賊王沙乙奉公真父報復事不聲言而欲不意作賊方裝兵事來告○壬寅三公議啓曰臣

等詳見趙琛推方好義事于啓本方好義捕倭時全不隨衆而以隨衆
捕捉欺罔啓聞雖以他律罪之固無所惜但三島乃賊路要衝之地而
方好義初非不歸也既往三島留七日無賊變然後還營似不可以逗
遛不進罪之也傳曰方好義不可以逗遛罪之云然則以已服辭
緣照律乎抑又加刑乎即遣史官更令收議三公議啓曰方好義事無
遛逗不進情狀故臣等敢以是啓之若不推遛逗之事則以已服招辭
緣照律為當 傳曰可待講院以師傳意回啓曰世子好學之心甚篤
故至欲為夕講此其美事然大抵學問不在多務要精熟呂本中曰學
業須是嚴立課程每日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幸只要令精熟又
每日通讀四五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此真格言也學業能如
是則雖只講朝晝亦無餘力不必為夕講也傳曰知道○御夕講○臺
諫啓曰方好義既往三島則固知賊倭在近而只留姜順富等任便還
營此實逗遛不進之事也順富等幸值賊倭之寡得以捕獲賊若衆不
惟不得捕獲身且不免若是則好義其不蒙逗遛不進之罪乎聞大臣
之議以逗遛不進之罪不當云大臣之意未可知也大抵允推鞠之事
或未盡承服則不可捨其不服之事而只以承服事照律也請依傳旨

窮推定罪又落前事皆不見○癸卯 御朝講侍講官李龜齡曰孟子

曰有力役之征蓋力役取之於冬也周家之征有布縷粟米力役而其

取也有時若並取於一時則民力有所不堪矣我國賦稅之征必於春

而若如貢物則其取也無時且以力役之征言之一家十八口各有所

役守令又以烟戶役民無所休息故趨南畝者力且不完今雖不能如

周家征賦之法取之有節則民力不困矣 上曰馬端臨言古人於游

惰不耕人及商賈未作之人別立法而抑之近因連歲凶荒游惰之輩

皆聚京師業商賈焉若其本居京城者已矣外方之人若此多聚盜賊

仍以繁興此弊不可不抑領事南袞曰臣聞前年六七月之間旱魃為

災農民皆賣牛馬爭為行商之計此無他無過冬之資故也古者雖遇

凶荒必為得穀之術不為移業之計今則不然稍失農事輒行商賈之

事此不力農之弊也其在外方則守令須要勤恤民隱使耕耘不失其

時又無遷移之苦則民力不困而農事自實矣其無田者已若其情農

則守令可檢舉力農矣○三公議啓曰今年凶荒太甚救民之策固宜

多般籍田陳租若不可用於染盛則以此賑民為便忠州銅鐵換租救

荒亦當○臺諫啓方好義等事不見○是月雨土雪○甲辰 御朝講

上曰近觀邊方啓本滿浦作賊事野人進告者非一雖未可的信然我國邊釁必在朝夕防備諸事兵使該曹自當措置矣但聞軍無戰馬何以御敵且生馬不可一朝調習必須預為措置牧場之馬須速計數抄啓

（臺諫啓前事不允○乙巳

御夕講特進官沈貞曰臣觀全州囚向

化童綱推考事當初推問根脚時本於義州地方胎生長養云而語音多不如我國之言且隨父母乞糧出來母則歸溫陽父則到龍仁身死云及行移平安道推閱義州里正古老人則童綱元非義州居住人物云以此觀之情迹至為綢繆大抵我國關防不嚴故外人出入自如道路迂直靡不周知童綱必走深處野人托於乞糧深入南方不無與莽哈相通之弊伯因囚在外方文移往來之際必不能詳鞫若令本曹判書或詔獄拿來推之則奸僞必見矣上曰外方獄囚往復推鞫慮有未盡若拿來推之奸僞可知左承旨柳溥曰我國本無關防野人出入無忌山川道路盡行涉躡若復逃入本土作賊我疆則其禍必大且前聞金銛所啓移居高原野人專為姑息不即驅去而漸成滋蔓平安道囚禁野人十餘人分處巨濟珍島等地事朝議已定但在當時口數雖少終必繁滋且今雖分置各邑萬一得乘便隙一朝嘯聚則勢必響

應晉之五胡初豈知滋蔓然不聽郭歆徙戎之策故終受禍不少我朝亦許居倭奴于三浦以致庚午之變况野人技長弓馬非倭人之比今若雜處南方則終成腹心之疾刷還本土誠為長策 上曰夷狄不可滋蔓今若分置南方則非徒後必有害其費公廩亦多果為未便刷還之策亦可舉也○傳曰於經筵沈貞言童綱曰在外方未必詳鞠請拿來推考云果當其令禁府推鞠且柳溥言平安道分囚野人勿處南方請皆刷還云野獸之徒多居南方果為未便予意亦欲刷還本土其更議啓事言于兵曹○臺諫啓方好義事曰當初好義問萬戶朴增報變不即親往三島及聞捕倭奇然後始往事物論謗播尤為駭恠請並推鞠 命更議○領議政南袞議臣等前議但據趙琛啓本內辭緣而啓之若如臺諫所啓則方好義詐固為甚而趙琛之啓亦歸於不信必須更覈本道軍卒得其詐固之實然後取服定罪為當第恐如此則獄事蔓延未易窮竟左議政李惟清議方好義逗遛不進事臣等前日會議啓之萬戶之初報變也好義不即親往三島聞捕倭之奇然後始往云似無此理然議論之謗播實不實臣未能的知既已共議啓之臣不敢更議右議政權鈞議方好義若聞萬戶之報不即親往則逗遛之罪固

所不免更詳推鞠後定罪何如下三公議于政院曰依領相議下書于趙琛其以是意言于臺諫○丙午聽啓覆○義興居良女有今不惜身體斷指和藥以救祖父之病公州居梁漢弼妻高氏節操卓異旋門復戶○丁未兵曹啟曰平安道分囚野人事當初若贖還我國被擄人三口則許還被囚野人一口事為公事而無一贖還者其後更以贖還二口者許還一口而又無贖還者故頃因金克誠所啓若以誠心贖還我國人則雖還一口亦贖一口事更為公事已令曉諭頭頭野人且野人前雖贖得我國人一口而未滿二口故亦有未得刷還之理且擄來野人無端還送亦乖事體姑勿刷還何如傳曰柳溥謂分處南方則必為後患刷還為便云予意亦以為然但我國人雖刷還一口亦不偶然故刷還事已為公事矣其依兵曹所啓姑令囚待○御夕講○傳曰頃於經筵吏曹判書許硯言新來侵虐之弊申明禁絕事已言于法司而今月經筵官姜顯亦言新來監察曹漢鼎被侵氣絕擔歸身死云其被侵之後或因他病而死又未可知也若實如此則當推房主監察也若又齊會侵虐則亦當皆推而但被推則必未能在職何以為之果有此事法司必先知之其以此意問于憲府大司憲朴壕等以未及知來辭命

勿辭○臺諫啓前事不允○戊申平安道節度使曹閔孫馳啓曰上
士萬戶金永綏才勇過人撫恤軍卒老江僉使李漢臣庸鄙愚暗劣於
軍政傳曰黜善狀非但此道他道亦續啓之褒獎節目預為磨鍊以啓事
言于兵曹○已酉 御夕講檢討官宋慶壽臨文曰必書日月者重災
變也人主遇災必不以為尋常而更加戒謹若戒謹之心實而無偽豈
不得動天弭災 上曰近者災變累見未知何應所致適以聲息進告
者頗多常慮邊方朝夕有事兵曹備邊司倍加措置毋視尋常可矣特
進官韓亨允曰昨見平安道節度使啓本前年碧潼體探軍卒遇山獵
野人以為竊覘作耗斬之云其時朝廷議之若不加賞則軍卒解弛以
弓箭等物賞之大抵江以東我國之鄙江以廿野人之地禦侮之道當
謹守封疆毋相侵犯而已體掠軍卒孤單深入亦是危事此當與兵曹
同議處置且不喜邊功乃保安邊鄙之要道往在 成廟朝許混以妄
殺彼人以邀邊功事覺伏罪彼若以山獵出來而體探之卒捕斬則彼
亦有父母妻子其結怨生釁豈偶然哉甚為驚愕 上曰不喜邊功之
啓甚當彼若山獵而見斬則邊鄙生釁其為害甚矣亨允曰人情孰
不欲富貴喜功貪賞雖識理之士猶且難免况武士乎曩者驅逐出於

不得已只當焚蕩室廬而已據來妻子投囚邊郡徒費國廩豈謂得計也徒為構怨於彼比亦不可不慮也彼不能贖還則不得已分處南方然則終莫如初不據來之為愈也臣於正德五六年間赴京途聞遼東人物連年被擄多至於千餘人正德末年不顧國事邊備虛疎虜之入寇始陷無人之境遼東人皆云新皇帝即位則必請兵汝國矣而兵部方擬議焉然至于今寂無聞則必有以也以堂堂天朝豈不知報怨宣威但與兵動衆吾之所指亦大故姑隱忍而不發也喜功生釁其弊不小今者野進告之諱荅之實難成廟時罪許混其為虜豈偶然哉必痛抑邊功勿構邊釁甚當上曰前日體探軍卒斬野人論賞事議于大臣大臣以為不賞則解弛故略加微賞今思之莫生邊患後慮不少矣叅贊官李英曰臣往北方時聞之李長坤為兵使親自搜討野人謀於中路截殺未遂有土兵金鐵孫者憤之入斬初面居接野人有此野人不敢縱恣云以此邊卒多尚斬虜但臣觀邊界與彼疆相接彼我人互相越江漁獵滿浦高山里鎮地界野人夏月則結幕挈妻子往來江邊人皆熟知之至呼為某也某也若欲斬殺豈有難哉今若構釁刑端我邊鄙斥候軍深入孤軍彼欲殺之亦豈有難且上土逐城近處

彼我人雜處必溢其來已久若一朝以為窺覘而斬殺則怨豈淺哉南
 方加德島等處海採倭人尋常往來若皆以作耗捕斬則邊患亦大方
 今不尚邊功然且更加慎抑下諱邊將甚當亭允曰南夷與北狄有異
 倭人則遇我人而不問即殺野人則不然往來尋常無少恃戾我國六
 鎮鍾城等處軍民柴炭皆入越邊一息程取辦用之彼若欲殺之豈有
 難哉必須擇差邊將務令和好不生邊釁乃可今任邊將亦非不擇遣
 也請更下諭處置為當○憲府啟今日聞留衛軍畢役惠靜翁主家

事有教臣等思之今年凶荒近古所無以飢軍赴役實為未便乞命

停之荅曰近因年凶停役但出閣不遠當番留衛之軍無事在衛故使

之赴役耳○白氣自乾方至巽方布天○庚戌憲府啟義州近來疲弊

差遣文臣專為羞復也但近者西北將有邊警李壽童治民則有餘而

不足於弓馬之才故前為滿浦僉使時物論以為不合而大臣亦啟之

尹止衡前為義州牧使以不合見逆壽童與止衡何異也請適惠韓翁

主家營謀得留衛軍請停之傳曰李壽童事命議于吏曹餘不允○傳

濟州雖海外之防禦之緊不如義州欲以李壽童為濟州牧使而

義州牧使則欲擇文臣堂下官有武才卓越者任之吏曹其議啓判書

許疏啓曰臣為平安道監司時見之彼人所居與滿浦相近而義州則甚遠是故其來侵也必於滿浦而義州則沿流而下累日乃至故義州之防禦非如滿浦之緊也故 祖宗朝雖無武才者差之濟州則雖海外防禦不緊矣臣亦知李壽童短於武才臺諫所啓是矣但合於是任者無之故不得已以此人為之堂下官在三館之列則有武才者多若職次相當者只有許寬而已寬之武才稍優於壽童傳曰西北朝夕必有變當擇有武才者任之其以許寬擬義州牧使單望又以李壽童擬濟州牧使單望可也且直提學有闕金鏐前為校理時眼睛不能進講云然此人可為也其以單望擬之○以李 茂為忠清道觀使察尹仁鏡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李壽童為濟州牧使許寬為義州牧使金鏐為弘文館直提學○傳于吏兵曹曰上土萬戶全永綏適來時隨其才器特差相當職以示勸賞之意因本道兵使稟啓也○辛亥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壬子 御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癸丑領中樞府事鄭光弼以病辭傳曰給由且遣醫看病給藥○御夕講○傳曰於經筵沈彥慶曰前承旨事臺諫雖論啓而以予不優容命罷為未便此言當也其時臺諫累日合同而予以無情之事答之臺諫至以予言為失

云子意方好義事多有失必以比為重而又意政院機要之也必慮後弊而啓之故命罷之無情之意予非不知也既以為無情故照律而棄之今彥騰之語真大臣所當啓之事彥慶不待大臣之啓而有是啓大臣之意時未可知也○臺諫啓前事不見

二月甲寅朔忠清道觀察使尹仁鏡馳啓道內以癘疫物故四百六十餘人○己卯傳曰忠清道以癘疫人多死亡至為驚駭身死幾名事及病勢寢息與否連續馳啓可也且物故人數已至四百六十餘名而病勢浸盛則不可及救矣依平安道例醫藥下送用心救療且於中央設祭事言于禮曹○戊午平安道觀察使尹殷輔馳啓曰碧潼戶候軍金善孫等捕斬彼人要送古等似皆無罪請金善孫等推考治罪要送古等妻子優給物貨以慰其心史臣曰按要送古等以田獵事來告於邊將豈有作耗之計哉善孫要功捕斬彼亦有父母妻子其通天之讎豈向我斯須忘去他日邊釁之構未必不由於此人也善孫軍卒也不足責矣當初閩延等地驅逐時滿浦僉使李誠彥上書請驅逐其時士卒亡者以千計其後虞候李長吉以體探為名斬無罪彼人三十餘級邊將之喜邊功如此故此輩亦視效如此○憲府啓曰監察等侵虐新來

事抗拒故入啓而命棄矣曹漢鼎若本有病則其日何能仕進乎必
侵虐過度故擔歸其家以至於死其罪非輕不可棄也請取服定罪不
允○己未御朝講叅贊官趙邦彥曰賑救飢民雖不可別設賑恤之
局專委監司都事則必自當親出入民間檢察矣今則民之流移飢饉
并不知之下民豈知自上委任有司之意也領事李惟清曰賑濟之
事不可不為也然皆為文具而貧民受弊若民間貧乏之時監司守令
窮親出入則甚擾但監司都事留心賑濟檢察守令則斯可矣邦彥曰
癘疫亦出於飢餒若不檢察民雖多死何能知之臣意設局亦可為也
叅贊官尹仁鏡曰臣見忠清道農事形止洪州等海邊十七官災傷尤
甚其餘山谷各官田穀雖云稍稔然民甚貧乏僅得延命且溫陽郡溫
井近處居私奴裴同家死者五人臣疑其死而問之則所食有裕餘矣
以此病傳染至於二十餘家一家死者或三或四其為癘疫明矣臣上
來時留溫陽一日問之則病勢稍歇云上曰溫疫無時無之然忠清
道固異於常須及未熾盛救藥可也掌令尹思翼曰賑濟之事雖似文
具而不可不為也若以無益而廢之則自上恤民之意民何得知乎
大抵凶年監司都事必當盡心救恤而亦在於守令所為如何耳或有

飢死之民守令匿不以告徃者李守英為北青判官以此罪拿來其終
罷黜若監司盡心檢察則守令雖無誠心亦有勉強救之之理邦彥曰
設局賑民所當預為也若不可設局則專付有司責效亦可也思翼仍
啓監察事不允 上曰近觀文臣多補外郡若可用人則京官有關處
擬望可也思翼曰昔者江原道無文臣守令故試場時或遣京官今則
文臣守令居半是故銓曹注擬之時每有乏人之嘆同知事許硯曰文
臣雖有可當侍從臺諫者或以親老呈辭不得已除外郡如此之類似
乎難處者也 成廟朝人誰無父母非徒不為守令也都事亦不為之
故門蔭之人多為都事而至如掌令持平亦或交差矣惟清曰臣及知
世祖末年之事文臣乞郡一時笑之家門亦鄙之今則雖無老親紛紛
乞郡甚為不美須擇差京官後差外官則內重外輕之意得矣思翼曰
六鎮判官以文臣交差似乎未便若文臣為府使則可矣判官欲施為
於其間則弊必生矣以此觀之雖以文臣差判官無益矣 上曰兩界
以文臣交差 先王時法也然府使則可為也判官固不關係前者沈
彥光於臺諫侍從可當之人故令滿矣而大臣以為不可故還收適命
矣大抵邊方多差文臣不可也惟清曰邊方交差文臣若有事變則甲

胃之事何能為乎萬一事在不幸悔何及耶許硃曰聞北道來人之言
文臣交差甚當云○御夕講○庚申 御朝講大司憲朴濠啓監察事
不允○大司憲朴濠執義閱壽元掌令尹思翼李熙憲持平洪石堅啓
曰前者李壽童為義州牧使時物議以為不合故啓適而外間之議以
本府為李壽童庇護而發也此言諫院亦聞之物議如此豈可在職請
帝臣等之職傳曰外議未可知也豈可輕帝臺諫勿辭○大司諫南世
準司諫金銛獻納金希說正言黃憲朴洪鱗等啓曰臣等以飲福往于
成均館有求言啓帝李壽童專為庇護而為之云臣等聞之不覺失笑
不為議論今聞憲府來辭至為驚愕敢用啓達臺諫論事外間揣量喧
傳如此弊風近來尤甚傳曰憲府聞外議如此自以在職未安來辭亦
謂諫院聞此議云然諫院雖聞之而不議故屢啓而不允耳且外間喧
傳臺論果是弊風然外議亦不可一切使之無也但辦事之是非而已
○御書講講綱目侍講官金鏐曰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賞罰
分明故國內大治當是時天下諸侯皆不朝周而獨威王朝之綱目書
之賢之也史臣曰是日三時經筵直提學金鏐入侍進講鏐年踰六十
眼又昏暗句讀或誤氣塞語澁僅得畢講然持身謹慎不為時俗浮薄

之熊 上曰周室微弱而齊侯獨朝特書美之大抵事大當盡誠不敢
 恣略特進官李世應曰齊威王烹阿大夫賞罰則分明而非人主至美
 之德也綱目書者只取賞罰之分明耳小人毀譽必揣度人主之意故
 其言易惑假使威王持心至公至正如鑑空衡平則毀譽何自入乎人
 君當持心公正則是非邪正不逃於吾心之鑑而君子小人自爾辨別
 矣如此則豈特威王國內大治而已帝王之治亦可追也 上曰毀譽
 不可無也只在人主持心公正則邪正自別矣叅贊官丁玉亨曰近來
 毀譽率以已私非善善而惡惡也外方之人尤為毀譽守令以此被
 者亦有之訟路各官守罕惡其毀已以待私行為重而官事則不之慮
 焉如此之風甚不羨矣 上曰毀譽非但守令近來人心皆如此也其意
 只為濟其己私耳世應曰非但外方也朝廷之間亦或有之其為毀譽
 實所難知○御夕講○黃海道豐川地震○辛酉左副承旨尹仁鏡以
 李宜中推案其父不啓曰前因災變啟聞疑獄事下書于八道故慶尚道
 觀察使金璫馳啟曰道內居李如圭以先妻陳氏子宜中以妻子向我
 揚惡罵詈告官以圭年老不無為後妻所誣而妄訴之理憲府回啓李
 宜中事以平曖昧然其父親告之事輕棄未便故受刑已四十餘次矣

前日令刑
曹考啓

○御夕講○憲府啓前事不允○壬戌夜雨雹文下狀如大

巨南方有氣如火○衞書講侍講官沈彥慶臨文曰此言秦以商鞅為
左庶長定變法之令而書法乃曰書變法罪首變古也大抵祖宗之法
不可紛更改書法如此且刑法輔治之具不可無也然一人以為非則
必變之故有朝更夕變之弊古人云信如四時蓋法度一立則行此之
法當信如四時也近來下不奉法故自上雖申禁令而無益私行之
禁不為不嚴而聞一邑私行恒留十餘云且朝廷有禁酒之令惡布之
禁而閭閻之間燕飲自恣市肆之中轉販無忌法之不行今日之大弊
也 上曰司馬光謂信者人君之大寶國保於民民保於信立法之時
必須詳審而定之既立之後毋使朝更而夕變然後民信於法矣我國
立法輕易故其變法不難而有下人不信之弊也○憲府啓前事皆不
允○全羅道敬差官趙琛馳啓曰水營吏房鎮撫崔輔義等招內鮑作
干等云每年九月初生倭賊來泊三島劫奪衣糧若伏兵而待之則可
得捕捉水使方好義初二日領兵下海止泊三島留七日以累日空鎮
為未便令輔義及姜順富等為左右隊將而還營聞順富等捕倭之奇
復令兵船到外羅老島所捕賊倭親監斬頭萬無逗留不進之意鎮撫

孫孝溫等十二名之招亦與輔義等相同史臣曰方好義遠邇之實未
可知也欺罔之事已非一端當正其罪以示為人臣不直之罪於後代
使其為邊將者不敢懷欺罔之心斯可也反從輕典止令還發配所何
以懲後人乎○癸亥憲府啓前事不見○以曹繼商為工曹判書任由
謙為知中樞府事方輪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黃恬為弘文館副修撰
○夜月暈有白氣橫貫○甲子傳曰齊安大君其依月山大君例限三
年給祿其發刺日令各司一員會葬主喪宗親亦當加資○御之講○
憲府啓前事又啓曰禮曹正郎李英俊人物庸雜前為平壤庶尹時使
官庫板蕩不合六曹請速逆皆不見○乙丑 御朝講講大學衍義補
侍講官金鏐曰近歲凶歉前代所無民生實為可慮救荒之策所當更
加措置豈可以尋常而忽之哉黃海道白翎島點馬事水路甚遠驅馬
軍往來甚為有弊且凶年則掃墳加土亦皆停寢例也而近來朝官請
加土者甚多往來之間豈得無弊 上曰點馬事黃海道失農已甚抄
發驅馬軍果有弊但提調不各別取稟予意以為馬政為重而啓之故
依例啓下矣領事張順孫曰今農務方張而起軍驅馬有弊可 命停
也執義閔壽元獻納金希說啓趙忠孫監察等事壽元啓李英俊事不

允希說曰近來災變屢見且在正月二十日又有土雪之災都下之人舉皆驚愕雖不知某事之應而災不虛生必人事失於下而天變應於上土雪災變之大不可以尋常而應之非但此也聞忠清道癘疫物故數至四百餘人去年關西之病人民多死今又若是非小變也應天之這當盡其實不但徒為文具而已高宗一念妖桑自枯景公三言榮或退舍人主對天以實則天斯應之而變異自消矣知事洪淑曰癘疫非但忠清道也聞京畿南陽等處亦或有之凶歉之年非但癘疫因飢饉而死者必多年前平安道病死者皆失農之民而今忠清道癘疫亦發於失農之官雖因飢死而名之癘疫故隣里親戚憚於傳染莫肯救護以此不無致死請毋徒以癘疫救之而賑恤之策各別措置上曰方春瘟疫無慮不然而然其多死者果非盡癘疫也善為救恤則庶不至多死矣○忠清道觀察使李堯拜辭上引見曰忠清道癘疫熾盛雖名是癘疫亦不無因飢饉而致然救荒及醫藥等事卿須軫念措置使毋至於熾盛可也近來守令恤民者蓋寡監司之職所當嚴明黜陟也堯曰臣聞忠清道癘疫五六邑皆失農之官也飢饉之餘亦必致然耳海邊各官失農尤甚民間乏食而官倉儲穀不敷故亦難賑救云九事

不可遙度赴任之後臣當觀勢措置 上曰移風易俗教化為大而外

方教化所難及故風俗亦為不美此所當先○傳曰黃海道失農勿遣

日翎島點馬事傳于兵曹○御夕講○憲府啓前事諫院啓曰典籍姜

徹人物邪慝前於廢朝時奴事任士洪多有鄙陋之事故近來朝廷廢

棄不用久矣典籍師表之任也無行之人不可一日冒處請並速遠不

允○下書八道監司曰去年之旱內外皆然許多失農各官豈無飢餓

之民為不賑恤何能有濟而况飢饉之餘癘疫必興困餓之民受病亦

易隣里親戚憚於傳染不肯救護乃至於死亡良可哀痛是用軫念曾

已下諭卿其更加撫恤使不至於流離顛死○丙寅臺諫啓前事不允

○侍講院啓曰世子欲自明日後開書筵此甚美事但平復不久而近

來日候不調請於二十日後為之何如世子近來傷寒血平復未久故也傳曰依啓○

御夕講○丁卯 御朝講講大學行義補檢討官宋麟壽曰此言宋德

興為壇泗州募人為僧以資上福人之所以易惑者為資福也召公曰

王其疾敬德祈天永命祈天永命之實不在此而在乎疾敬德也人主

於異端之道必須十分防閑痛加遏絕然後吾道流行矣異端之徒佛

老皆是而今之昭格署居一也國家不崇奉此等事然後教化乃行若

若

一有所崇奉則下民易惑而習俗風靡矣。上曰此言致一人於死地尚足以感傷天地有以召災大抵災變雖不知某事之應而或有出於窮民之冤抑若其有罪者固當罪之然年前入居六道一時並舉凡此雖皆有罪之人然闔家徙邊其為冤枉豈少哉以此必召水旱若民無冤抑災變庶可弭矣領事權鈞曰古者一婦舍冤六月飛霜民有冤枉足以感傷和氣災變果未可的指為某應大抵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民無冤抑則災變亦無矣今之犯罪入居為除害實邊也然豈有甘受其罪者乎且在大典實邊之法雖無罪者亦勒令入居為國大計不可不如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御晝講講綱自 上曰此言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銓曹用人必當若是也古云才不借於異代今豈乏人哉在用之如何耳○掌令尹思翼啓曰閔禮與韓世備妻有訟事以掌隸院誤決呈狀于本府本府取訟案令臣老閱正月初十日間臣在家坐舍廊少奴傳言曰有客來矣今入來則乃韓世備子備也接談之間語及所訟之事臣不樂聞備即出云臣語大司憲朴壕曰允自己所訟之事雖如刑曹漢城府等聽訟房掌家不可徃也况法司官負見其訟案而敢自來見此弊甚非須防禁可

也再三言之其後共議請罷韓備而以爲留難故今月十二日臣以時
祭在家而本府以奔競緘問韓備韓備答通曰若不曰入來則何敢排
闥而入乎乎般歸各臣在職未安請適臣職○諫院啓曰尚衣院直長韓
備奔競于掌令尹思翼家請囑其母之訟事憲府緘問之備之答通曰
去正月初一日往尹思翼家則接待饋酒所訟事先自開說云憲府又
以非初一日而不饋酒不先開說復緘問備修飾之辭未可取實也以
公緘之事見之似相推調而思翼曾不引嫌安然并參甚爲失體且韓
備初若往見請囑則即以奔競重事推而罪之可也今止開說而已尤
爲失體請適傳曰韓備尹思翼皆失之法司當推之思翼其適之○大
司憲朴壕掌令李希騫持平洪石堅啓曰尚衣直長韓備奔競尹思翼
家事思翼前日於府中來訴臣等果聞之即欲出公緘而所行多悖理
不可置諸仕版以此論啓故不推其後更議以爲奔競之罪有法故出
公緘問之今聞諫院以尹思翼不即出公緘爲失體而論適此非思
翼所獨爲也且思翼非不言也來言于本府而不即出緘臣等皆失之
不可在職傳曰諫院所啓論思翼所失之事也不干於他臺官其勿辭
大抵訟者往臺官家甚非而臺官行之亦非皆推之朴壕等三辭而退

○忠清道都事趙仁奎馳啓道內癘疫物故人一百二十八○戊辰
傳于政院曰若諫院只論尹思翼則憲府自當行公矣然更議以啓事
即招諫院城上所言之○大司憲朴壕等承招來復再辭不允○諫院
啓曰臣等意謂韓備往尹思翼家事思翼今始開說故只啓尹思翼也
今聞思翼即說于司中云憲府辭免之言亦與思翼之言相同以此觀
之奔競重罪初不推治亦為失體勢不可在職請迺傳曰憲府被論其
此適之即日為政○傳于政院曰尹思翼以法官接待訟者韓備以訟
者奔競法官之家辭緣并入傳旨且士族家搜捕時令醫女看審事更
思之設立醫女為救病也今者從捕盜將而搜探士族之家非設立本
意也新立之事不可不議為也其招政府郎官收議于三公○臺諫啓
前事不允○南袞議曰李苞事北道防禦緊重非如內地邊將雖父母
病不可相見但前日邊將仍任事下問時以為大泛而以仍任為當入
啓但李苞以會寧府使為北道兵使而今又仍任恐彼人謂我國無人
矣箇滿後適差何如惟清議曰雖父母之病邊將不可往還况安可為
妻病而來權鈞議曰北道非如他道邊將不可往還也但觀此上言李
苞至十二年在邊云其情甚切適差則可往還則不可從南袞議

庚金氏上言曰夫十二年長在絕域而臣命議○以成雲為司憲府大司憲

李苞為同知中樞府事黃琛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韓承貞為執義

元繼蔡黃允峻為掌令金鐸鄭彥浩為持平○己巳傳于政院曰寧山

君詮初往白川借寓人家地甚卑濕夏則多有霾氣今欲移寓而不能

自便云於郡內從便移寓事下論本道監司○辛未 衙朝講臺諫啓

前事不久○三公議啓曰士族家搜捕時婦女移避例也今令醫女并為

搜探未便請依前例為之何如傳曰言于刑曹○御晝講○御夕講○壬申

聽啓覆○臺諫啓前事又啓曰江界府使高自謙前為安邊府使時屋

官不謹故後為穩城府使論迺矣江界西鄙巨鎮自驅逐以後癘疫熾

盛至為凋殘不可不擇差請帝皆不允○以宋瑤為司憲府持平沈義

欽為弘文館校理○咸鏡道觀察使韓效元馳啓曰鏡城境內瘟病大

熾一家或七八人致死或闔家俱死至如牛畜亦病死男女并四百三

十八人病死傳曰鏡城人民多死云依忠清道例救藥及醫員下送事

言于禮曹且以予驚懼之意下書○癸酉傳于政院曰咸鏡道各別設壇

致祭事並諭禮曹今後癘疫書狀入啓時物故之數同時書啓可也

○御夕講特進官金克成曰

禮曹判書

平安道癘疫之作人以為勞民動衆

築城驅逐之所致臣為本道監司親見之當初驅逐時江界程途甚遠
露宿三十餘日經踰大嶺未至驅逐困弊已極物故之多皆由此也前
日馳啓時舉大數耳至如軍民之手足凍傷馬匹之病斃顛仆臣所目
覩誠為慘悽人之此言亦或果然臣且觀滯獄囚徒或因殺人或囚強
奸以被囚繫至有七八年未決者雖實有罪者久在縲紲尚有冤憫况
強奸之罪則淫奔之女雖非強逼初若不告其父母則必呈強奸如此
之類千係死罪有司未敢擅放故久囚至此古人云匹婦含冤六月降
霜非其罪而久囚獄中豈不傷和召災耶頃各別下書八道令俱錄死
囚啓聞其中若稍涉可疑者分揀解寃何如 上曰災異之作不可的
指為某事之應然刑獄之間感傷尤大也○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同
副承旨許渭有病不合近待請適皆不見○禮曹啓曰王世子生辰百
官陳賀例也而世子年幼時未隨班然在下未敢擅便且是日政府六曹
亦有進宴之禮比因年凶不為此等事敢取稟傳曰百官陳賀不必為
也且近因災異九千宴享並皆停之進宴亦不可為也○江原道三陟
地震聲如雷動屋宇盡搖○甲戌傳于政院曰朝賀朝祭時刻早晚隨
日長短大抵人君以晏朝為非自今以後鍾聲止後即啓外辦○傳于政

院曰昨見書筵所啓之事任權之言至切大抵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此言果當自上深用嘉美輔導之官固當如是也親祭事任權亦言之

但世子近為冒寒平復未久不可以齋戒沐浴也待秋夕為之何如即

招侍講院官負問于師傅二十日書筵朝講任權曰學問之道非徒欲

之於身也今月二十五日乃下誕辰而三月初二日乃章敬王右之

忌辰也即下哀慕之情必有自不能已者焉膝下養育之事上下雖或

不同而終於父母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以異也詩之蓼莪篇乃古之孝

子不得終養而作也即下抱終天之痛又有甚焉若請示慶殿親祭則

孝思益切必有聞乎嘆息之聲也且於移御所歲前一進問安歲後

一不行之視瞻問安世子職分問侯之行不可久廢也山下於永慶

殿自終身之慕而於中闡尋之如一孝思既至則上而追孝祖宗

下而友愛兄弟親戚至情皆由此出兄弟一體而分友愛之道尤致

云○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乙亥日微暈兩珥冠履外青內黃

白氣貫日○御朝講知事許硯曰臣於長湍往來路聞去年凶荒民無

穀種官儲亦皆不實雖為耕種穀苗即枯至為可慮非特京畿他道亦

然上曰無穀種則雖上農何能為乎戶曹多般措置可也○傳于政

院曰朝經筵吏曹判書許硯言平安道安州以北農事稍稔而禁其通

貿故京師穀貴且平安道私穀雖多民不蓄積故無補於國穀云硯為

本道監司必熟見而有是政也限秋成勿禁事其招政府郎官收議于

合坐日來啓○侍講院啓曰世子年幼時未隨班大抵隨班親祭必有

次序似未可為也且秋夕親祭又不可預期臨時觀勢而酌定何如傳曰所啟果然隨班親祭次次為之可也而日期亦當觀勢而為之○臺諫啟前事傳曰監察等事其推案入內當以照律判下也姜胤前有物論故廢棄已久其改正可也餘不允○傳曰唐浦萬戶南公俊喜功妄動風亂海惡之日發遣巡環船致令人物多數溺死至為不可其拿來推考○丙子下監察推案于政院曰監察等事當初皆棄故不為分辦房主郭士貞有司李壽堅等以內房監察不干於侵虐云况郭士貞以服制不仕不可例皆照律此二人棄之權弼等八負照律可也此意招憲府城上所言之○政府堂上議啟曰平安道行商為軍糧而設禁久矣近又有行商通行上國地方者故申明防禁令自上欲移粟救民此意甚美但平安道連年凶荒前年雖曰稍稔豈能以此救民哉若今勿禁行商則其穀不足以救民而防禁漸弛恐有後弊傳曰知道○臺諫啟前事不允○衛之講 上曰我邦兩界最重平安道前年癘疫死亡甚多今又咸鏡道如此實邊之策予甚難之特進官曹繼商曰兩界尤緊於他道而癘疫繼作死亡如此甚為憂慮特進官洪景霖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傷天地之和氣也臣為全羅道監司觀從民之策此

國家實邊所不得已然抄出作罪之人無非單弱不實愁怨之心不減而實邊之策未全近者災異雖時運適然側身修省必須加意且徙民入居隨即逃散本道移文刷還拘囚其切鄰六七十年前逃亡者亦必推刷反為騷擾怨望不少須作限三十年前逃亡者不推似當侍講官金鑄曰人孰不樂其鄉土而厭其遷徙哉抄出徙民雖名為作惡之人其實有罪者容或巧免而無罪者亦抄臣聞富家多子女者則勢不相離舉而徙之有相保存接之理若士族之人生業專賴奴婢一朝遷徙誰肯相從奴婢既散自手耕農業未素也鮮有保全殊無國家實邊之意矣檢討官任栢曰罪名動衆召灾致異古語云克殷年豐或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以此觀之與師有當不當也野人屋閭延茂昌國家驅逐之此懲中國胡虜雜處之禍及庚午三浦之變非不偶然計也但彼無一毫橫逆侵犯之事而遽興師入驅豈可謂有名哉上曰此言其當朝廷非不偶然計也夷狄必有侵犯然後可膺驅逐時予意亦以為未便故屢議之朝議則以為當逐故令驅逐耳其後灾變屢見邊報屢到而兩界軍民死亡如此予甚慮焉繼商曰其時朝廷僉慮後日之禍故只為驅逐矣○丁丑日暈兩珥色白○夜南方乾方有氣如火○御

朝講講大學行義補侍講官李龜齡曰觀武帝漕運之事有造作舟車之費跋涉河流之苦然漕運六百萬石則必致六百萬石而無敗溺之患我國漕船年年致敗前年敗船亦至五六隻觀後魏時於水運之路隨便置倉遇軍國有需應用漕引我國逐年漕引非但多致敗溺漕軍亦未休息未知何以則得便也領事權鈞曰中國與我國形勢不同故於水淺之處必置倉收貯我國漕運只全羅忠清兩道耳若復置倉則國家經費不足此則似不可為也但海運之事前此水使必親檢萬戶而今則有海運判官故水使全不預知而判官又不能善為措置故亦有此弊今亦依前請令水使檢舉何如上曰漕船致敗人物多死誠非細慮也治罪之事戶曹已為節目矣特進官姜澂曰漕運事古人重之故必置轉運使以秩高人任之我國漕運事甚容易只令萬戶領運雖置海運判官亦皆秩卑故不能檢舉今之所運不多不可別置轉運使而本道監司亦可檢也古之監司亦必以轉運使結銜耳鈞曰在前朝果以兼轉運使結銜然萬戶皆隸水使令水使糾檢為當同知事洪彥弼曰我國漕運與中國異者中國自北京至南京皆江水通渠無風波之患我國則海運故常致敗溺耳且觀蜀地圖江淮之間則水路相

通故吳蓋蜀麻必相賀遷但褒谷在北斜谷在南其間爲子午谷從南山後而出則其間八十餘里不通舟楫故諸葛亮不得已創爲木牛流馬之制其制度於綱目集覽詳矣歷代無行之者鈞曰牛馬之制甚難今不可行但此言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胡寅語也帝王若不節用則漕引雖多不足恃也若能節用則倉廩自實矣且聖人有言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誰與足人主藏富於民可也隋煬帝積粟雖多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農失時民不聊生人主之德節儉爲大也鈞又曰昨日合坐聞上教果爲至當但聞安州以北雖似稍稔常人必無遠慮種子農糧之外亦何能儲蓄耶雖通行商必無所賀行商造無用之物以眩愚民之目則必竭其儲蓄而買之若有邊事則於軍需必不足矣且頃者宣川鐵山之人要賀黃草於上國地方故令設盜直以禁若令勿禁則非但無益恐開無窮之弊大司諫南世準曰成均館下齋儒生詆毀上齋生負無名狀貼齋柱云學宮有此不美之風閭閻訟者之事不足恠也其狀辭今不可推也然令長官推而罪之何如往在先王朝儒生譏師長作律詩十韻句句皆寓譏詆之意推而不得其實風化之地有此不肖之風令禮曹推之則雖未現而亦可懲戒也執義韓

承貞曰自 上恤民之意固非偶然然輦轂之下民多飢死今之軍
資三監之穀只七千餘萬石固不可費用也然國家儲穀爲飢民也常
平之穀雖費二十餘石得受者無幾請從權宜加發一二千石分給未受
者何如大抵常平之穀爲飢民設也以換穀縣布入送兩界從直買穀
以補軍資則國不失本而兩便於公私今者民饑至此安可坐視而不
之救乎請令戶曹斟酌磨鍊權鈞曰承貞此言似當近聞常平之發民
之受惠不少但設立之意專爲寡婦及貧民而五部官負不能善抄故
或有不均之弊然無他可救之道不得已加發賑之雖不可太多請斟酌
磨鍊至三四月之間則民之飢困必尤甚臣之意亦如是矣○傳于
政院曰韓承貞經筵所啓加發常平倉之穀以賑都下貧民事其令戶
曹議啓由卅準言成均館下齋儒生作匿名書詆毀上齋請令禮曹及
館堂上推之此所當推也但下齋儒生非一二也無名狀之事未敢的
記某儒所差而不能善推終有不當推之議則不可也其推與否即召
政府郎官於合坐日收議事言之且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賢然百執
事得其人然後庶事得理矣才不借於異代若能善用則亦豈無人哉
近來於五品之人以四品之人不可降授以六品之人不可驟陞也外

方殘邑則不得已擇差文官然文臣多為守令故乏人於五品至此農
 時雖不可徑適然欲漸次歸還何以則得其宜也其以是意並議事言
 之○御書講侍講官李龜齡曰此言趙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農
 事方急一月不作百目不食大抵耕種耘耔各其有時一日不耕則非
 但百日不食亦且終歲不食矣聞黃海道延安白川等邑自秋初民無
 所食流亡殆盡十室九空云如不及農時還集耕種則非但民無所食
 國用亦將不贍矣參贊官柳溥曰今非特延安等地為然畿甸凶荒已
 甚雖欲趁時耕種而非但口食也種子亦乏故未得付種云戶曹磨鍊
 種子雖非偶然太半不足今年雨澤雖調必付種然後當有西成之望
 農事之不實已可知也 上曰農事有時若流離者未得還集則雖有
 種子不得播種其無種子者又未得耕此二事皆非細事當論八道溥
 曰自上軫念賑恤欲使無一夫飢餓耕農以時欲使無一畝陳荒其
 意至矣但去年失農已甚田地所收無幾故於救荒種子之事雖極盡
 心而不得周足然豈無可為之道耶種子請令戶曹及時磨鍊何如○
 傳于政院曰觀課農桑守令之職也守令當公耳忘私國耳忘家使農
 不失時撫存流民可也近來水旱不調故農事不實然若能存撫百姓

優給種子則民不至於流亡矣今須優給種子曲盡措置事下書于八
道及開城府可也災變之作雖未知其事之應然刑獄之間感傷和氣
尤易近觀各道啓本受刑有五六七十次者其間豈無冤枉者十次以
下者固難盡啓十次以上者雖非疑獄其以刑訊本意及表明辭緣具
錄啓聞則當與大臣共議處置其並下書○刑曹啓曰軍籍差錯守令
時方推考但或有適爲京官者或有適來而還除外任者且今罷職者
並計七十一員也一時推考則廢事必多何以為之敢稟傳曰觀軍籍
事目或有應罷者不罷者其合外任及在京入員應罷者幾員不能者
幾員考啓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忠清道觀察使李茂馳啓曰道
內物故人數並三百八十七人○戊寅黃海道豐川地震○三公議啓
曰成均館禮義相先之地雖同是儒生而亦有上下今以下齋詆毀上
齋有關風教在 先王時有詆毀上齋及譏侮師長之人其時固有推
之之事但無名狀之事以法司不可推也今禮曹及成均館推覈以警
其失何如若現推則致罰之事當更議啓且守令六替有法徑窳有弊
而事體亦為未便然臺諫可當守令隨時擬望為當但在 先王朝文
臣自不求為守令而吏曹亦不差遣近來文臣必皆自求而吏曹亦輕

易差遣故外任文臣甚多今後請令吏曹斟酌擬差何如傳于政院曰
 以此言于吏曹儒生事亦言于禮曹成均館○臺諫啓前事不允○戶
 曹啓曰常平倉穀今年已糞二千石賑給矣但聞貧民無縣布故豪富
 之家冒名受米雖曰賑給實惠未及貧民云然亦可以加給也但兩界
 入送軍糧未捧之數合計五萬餘石而京倉之穀本不多故前者京畿
 監司亦請以京倉米賑救而三四月尤為飢餓之時賑給事已受教今
 請姑勿加給依前受教施行傳曰知道○己卯 御夕講○臺諫啓前
 事不允○庚辰 聽啓覆○臺諫啓前事不允○夜東方南方有氣如
 火○辛巳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午全羅道觀察使柳灌馳啓道內全
 州等十二官物故人數九百十六名傳曰其依忠清咸鏡兩道例遣醫
 藥致祭事言于禮曹○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夕講○夜西方有氣如
 火○癸未 御朝講○傳于政院曰禮曹正郎李英俊其依臺諫所啓
 滯差○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日暈
 三月甲申朔○乙酉下書于京畿觀察使申錫曰今因卿啓知南陽境
 內癘氣侵染死亡者百有七人予甚驚愕今後物故內良賤分辨馳啓
 且今下送醫負藥餌多般措置救活○丙戌臺諫啓前事不允○丁亥

忠清道觀察使李茂馳啓曰癘病死亡人洪州三十六連山四十八海
美五十九鎮峯一十一保寧五十二扶餘八十二公州五十二燕歧二
十七石城二十七報恩四十四恩津三十九德山三十三忠州五十〇
御夕講〇憲府啓前事不允〇下書于京畿忠清咸鏡金羅四道觀察
使曰大抵罹疾病死亡者多是飢餓之民雖以賑救爲本而祈禳救藥
亦當舉行已令下諭道內某處設壇某真差定行祭日月及下送辟瘟
方內某藥救活幾人與否馳啓而設祭形止令都事審檢不用心守令
並速馳啓〇戊子憲府啓前事不允〇己丑 御夕講〇憲府啓前事
不允〇庚寅 大駕行幸中宮移御所昌德宮 供饋宗宰承旨中官侍衛
將士及各司一員于闕庭〇咸鏡道觀察使韓效元以道內癘疫物故
入馳啓定平二百四十二德源一百十五〇辛卯傳于政院曰許渭被
論已久而職事亦曠其適承旨〇忠清道觀察使李茂馳啓曰道內時
病物故人溫陽七牙山三禮山六舒川五尼山十結城一林川六十五
定山四韓山十九合一百二十二名〇以李希輔爲工曹叅議李蕃爲
承政院同副承旨許渭爲護軍史至曰渭爲人休休有長者氣但有風
癘不合近侍故論啓而適之物論惜之希輔爲人有文學之才然廢朝

時應製多有迎合之意物論賤之故駁之○壬辰 御文講○諫院啓

曰同副承旨李蕃前為順天府使赴任未久以病呈辭順天近甚殘弊

人皆窺避蕃病不深重而窺避呈辭極為非矣為工曹參議時亦有物

論况為承旨乎工曹參議李希輔自前所失甚多故有物論以矣為判

決事時亦以不合被論六曹重地尤為不合請並適憲府啓曰李希輔

素有物論故前為判決事物論不以為快况六曹重地雖郎官亦必擇

差如此之人不宜輕差堂上之任也副總管柳湄前為忠清兵使時多

有不謹之事貽弊軍民軍民至今切齒都總府重地不可以此人任之

也請並適皆不允○癸巳 御慶會樓下試射武臣賜優等宣傳官趙

本國金閔瑩邊明胤兼司僕元海金義叔南龜年崔湜羽林衛金貴口

孫獻玉等兒馬各一匹○臺諫啓前事又啓判決事李龜今在江原道

洪川縣上來之際必經旬日掌隸院若堂上不王則郎官不仕詞訟緊

急之地十餘日廢仕甚為未便請速適之而以在京之人差之不允又

以京畿敬差官韓允昌啓本啓曰月串鎮撫朴常孫乃朴六善隨從也

取服之罪當矣考律文軍卒謀害本官指揮千戶者杖一百流二千里

雖取服罪不至死為首朴六善等十一人皆隕命杖下而朴常孫等四

人受刑或十次或八次黃夫叱金等五人以羅將呼喚不現似法同謀亦各受刑七次若數多加刑則必盡死杖下於事體未安為啓目重難故未即回啓耳傳曰朴常孫等元非死罪而數多加刑未便啓意甚當然判付似難以所啓之意為公事回啓可也○甲午 御朝講執義韓承貞曰都摠府郎官等依憑摘奸多行汎濫之事軍士軍裝雖好不賂下人則不免雖不好賂之則得免故軍士預持絲布先行賄賂近者甲士以侵虐之狀呈于本府本府以為若推之將卒之間慮或生弊故不為取實而只捉致掌務書吏而教之○聽輪對○傳于政院曰軍士軍裝摘奸事於經筵臺官言之矣大抵軍士有實助番實番則入此關助番則入彼關被捉於此關而又被捉於彼關未及改之疊蒙其罪外方軍士不無怨閤予亦以謂未便而欲言之然摘奸不可不為也臺諫云摘奸之時軍士謀免其罪而先行賄賂於下吏此則官負不知之事也然外方軍士僅為畏糧而來屢被其罪豈無冤憫之心哉且臺諫以謂軍士呈訴于本府若推之則將卒之間必成弊風此言甚當法司亦當時時糾察下人而為都摠府堂上者當計其緊不緊分揀照律毋令疊蒙其罪事言之○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乙未中宮自移御所

還宮○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丙申 御朝講 上顧謂金克

幅

兵曹判書

曰野人李沙乙豆王朝時等請買穀及酋長事該司防啓當矣

但今兩界邊釁不可謂無而野人之請一切不聽恐為結怨不知何如也酋長事我國固不可為也而買穀事亦難開端然予意似可少許矣今且正朝使至今不還恐有他故也若於使臣赴京時作耗中路得肆豺狼之暴則其憂不貲以此料之野人不可使結怨之多也克幅曰且平安兵使啓本言李沙乙豆等來言建州衛餉請買穀而其所持之物皆匹段雜物無可用處况我國邊需不足不可許買雖或有餘又可開端其實因飢饉而來請與否未可知也而且因景泰年間事為言此事我國亦不得知况野人本無文籍何能知之且王朝時滿浦作賊事咸境平安兩道野人進告之辭皆同雖不可信聽然王山赤下被誅于我國為其子朔時者不無報復之心故邊備諸事各別措置而沙乙豆乃於此時率朔時來云此人才過其父可為酋長大抵酋長之事中原所為而非我國所擅沙乙豆身為酋長豈不知我國之非所當為而有是言哉兇謀難測其欲憑此窺覘防備之虛踈其意亦何能知之此邊情重事故請收議施行而命報復故已報府為公事行移矣且東八

站之車未知可也但近地胡人以飢饉來請買穀而一切防之則恐違
王政故臣等初意欲答曰匹段無可用處若持良馬而來則當許買也
以此難事答之則彼愛馬而不持來彼或持來少許買換則於邊鄙有
益也 又初欲以此為公事更思之今當軍糧乏絕之時若復持馬請買
則後事難處故未敢如是耳 上曰軍糧不足防啓果當然予意若少
許買則必不至缺望且赴京使臣出入之路不遠於胡地若懷憤心則
恐有大變也今聖節使之行護送軍已令加定矣驍勇軍抄送事亦各
別措置可也○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 命適李希輔李蕃
餘不允○咸鏡道觀察使韓效元馳啓曰道內物故人富寧五十一鏡
城一百五十八明川二百三十七吉州二百六十四合七百十名○丁
酉傳于政院曰近來人心風俗所以薄惡而骨肉親戚之間反目如仇
離者未必不由於好為爭訟而然也本源厚然後風俗可從而變大抵
父母祖父母養父母生前已給於子孫之奴婢田宅死後欲為爭訟風
俗之悖逆莫甚於此况斷訟無限至於三十年已前之事相爭不已予
嘗痛疾欲變此風令典所載過五年及三度得伸勿更聽理之法雖不
可改之允爭訟者十年之間可以爭訟奴婢田宅父母祖父母養父母

傳係的實文記及同生和會允許與買賣一應有文記者過十年之事
通前後一切勿許聽理如有敢為爭訟者以善理好訟論之則非特聽
訟之事省簡使民風變薄歸厚不亦可乎其以是招政府郎官收議于
合坐時可也○御文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以洪淑為議政府右贊
成沈貞為刑曹判書孫仲墩為工曹判書金瑋為禮曹參判曹繼商為
咸鏡道觀察使鄭應麟為同副承旨韓效元為同知中樞府事史臣曰
仲墩為人清直常有稱曰吾平生人有所與則不敢不受然未嘗求於
人特議信之○戊戌 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開城府下霜○
乙亥臺諫啓前事不允○咸鏡道染病物故人安邊一百三十二高原
二十六洪原七十二利城三十六○忠清道時病物故人扶餘十結城
三洪州十三文義四保寧十六燕歧二德山一韓山五鎮岑八冠山八
○庚子 幸恭華館觀習陣○辛丑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寅 御朝講
○御書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今聞方好義以已服招辭緣照律
判付前日之啓以逗遛不進為重也今若只以已服招辭緣照律則至為
未便請畢推定罪傳曰方好義事當更與大臣議而裁落餘不允領相
南衮議方好義三島歸到事事于既已受刑裁明而今更以逗遛不進

罪之則有違於獄事體例禁府照律未為不可若律外擬罪臣所未知
左相李惟清右相權鈞議同○正朝使金謹思先來通事安璟賈來書
狀其略曰臣到北京後提督主事陳邦傑如前阻禁不許出入弓角貨
買時據大明會典只許買五十枚去正月二十五日回回序班胡士紳
將禮部主客司郎中陳九川及邦傑待外夷不法事進本彈劾即日拿
囚錦衣衛以主司呂璋權差提督事體遇寬溫弓角事尚書前進告郎
命主客司考前規仍舊許買故依前收買二百對矣胡士紳進本謄書
以上 命下禮曹其奏本曰鴻臚寺通事胡士紳謹奏為陳言乞黜剛
惡浮躁官員以順夷情以弭邊患事臣惟外夷之向叛由中國之順逆
故司外夷者誠不可以自縱其性也臣通回回國事而回回種類獨強
諸夷討以目前言之前年有丙征之行去年有犯邊之報其尚氣好爭
貪財肆惡常為華夏之敵固不可嚴威而籠絡者也使中國大小有司
以柔遠為心則犬羊雖愚感於朝廷之恩者自無叛意此可見外夷之
向由中國之順也奈何近之為有司者有主客司郎中陳九川其人焉
有提督主事陳邦傑者其人焉九川浮躁輕薄不守常規邦傑則急躁
無才徒能叱罵四夷怨深河海此二人者事體不知兇惡難犯中國之

恩德薄矣其如外夷之將叛何臣目擊二人之不才徒爲陛下構怨乎
夷狄欲言久矣但九川邦僇臣之上司也以上司之分臣固有不當言
者若終於不言則二人之性日縱四夷之怨日深其貽禍於陛下者目
迫矣伏望陛下倘納臣言特勅禮部將九川邦僇或黜或調則四夷未
爲不加額而稱者矣臣亦何歎夫二人之恨而不使千萬人得遂其願
哉況上司之分比之臣與陛下之義亦自有親疏厚薄之不同者臣亦
終於坐視而不言哉謹條二人之罪惡四事上陳伏乞天慈宥臣僭妄
黜此二人以爲後之有司者戒則四夷之人幸甚爲此開坐具本親賫
謹具計開其一主事陳邦僇九夷人有事告擾即行惡罵如朝鮮國禮
義之邦允使臣欲買書籍等物舊例許其自貿邦僇一駭禁閉朝鮮使
臣赴部告蒙席尚書許其出館邦僇聞知十分大怒即時到館對使臣
說云休說你稟席尚書我便於你這些砍頭的狗骨頭出居你便奏與
朝廷我與不放你這些狗骨頭出去使臣應云我不出去便罷怎得砍
頭狗骨頭豈是罵我們的說話邦僇雖聞此言亦不知自愧朝鮮使臣
又云序班等官說云他不依席尚書也罷他也不依朝廷我那里雖是
箇小邦設曾有這等一箇欺心的臣子此言乃通事夏麟對臣言臣思

以堂堂之中國豈無練達老成者使提督會同館而使斯人見笑於外夷甚可嘆也○三更巽方有氣如火○癸卯下三公議于政院曰方好義之事予意以為欺罔之罪固所不免而逗遛之罪事干及好義受刑戮明何所據而罪之不可更推之意議于三公而三公之意亦如是其招兩司城上所示此議而言之○政院啓曰今之人心巧詐臣等亦為痛念不知何如而變薄歸厚平日念慮長在于此今聞傳教正合臣等之心今者骨肉之親以爭訟變為仇敵人心狡詐職此之由前有六十年三十年之限官吏若善用此兩法則訟事亦可省簡矣大抵變薄歸厚不但以法為之也且十年之內雖理直者以事故未呈而十年之外勿為聽理則怨悶不少矣如此則不得已又立法而救之矣此法似未可行也傳曰人心之狡詐虐為爭訟之所致故令議啓矣來啓之意知道○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咸鏡道穩城自是日至二十一日或兩或雪山谷則雪深半尺○甲辰傳于政院曰見中原奇別序班胡士紳奏本有待外夷不遵古例欺蔽聰明等語果為至當以我國見之有南夷北狄待之過厚則弊生薄待則生怨一路往來除常儀外若國王及酋長使臣不可薄待况北狄生怨甚易尤不可薄待也大抵邊方

守今要功而斬無罪之虜結怨莫甚於此我國與中國大小雖異其待
夷之方何異也近有欺罔之說指方好甚為不可也胡士紳奏平意甚

當故言之○臺諫啓前事不允○乙巳 御朝講領事南袞曰臣觀胡

士紳奏本於外國之人似為好矣而以中朝之事見之未知出於正也
弓角非我國之產若不買則得之無由故不得已潛買萬一事露則二
百對之數亦必見阻此尤為操心也 上曰此非公言也以序班之言

至拷訊郎中及主事不無後議然不可預料也袞曰赴京使臣往來時

平安道有難繼之事臣之赴京時亦多為國家所不知之事臣既犯法
而又啓此實難然漸至如此則平安道人物之力俱困而中朝待我之

事亦必異於前矣中原一路皆供饋我國使臣而然麤糲之飯皆不可

食故自 祖宗朝例使平安道賜米八十斗然今之中原非古之比也

古者中原非徒不受盤纏布雖筆墨亦不肯受而今則至於求索山海

關主事文官而尚如此其他可知也以此必行賄賂不然則應為之事

皆為阻當八十斗之米勢不能給故不無濫觴之弊且東八站之間輸

轉十駄皆用我國人馬故日甚困弊幸或生還亦不能用也且中原一

路責出車三十兩故殘弊之驛未能備數至以妻子為典當而出焉

中朝該官若聞此弊一行車兩皆定其限則使臣往來實難矣聞獫狁
朝貢時每於十人給一兩而我國則以為禮義之邦不定車兩之數故
隨意責出一路殘弊必曰朝鮮之故也凡此弊皆臣前日所犯法之事
也今後赴京使臣必節約為之然後其弊可祛也若每如此則平安道
人物俱困而中原驛路亦難支矣 上曰今中朝有舉我國之言未知
有何議論也今之赴京使臣雖例為之事亦當省減除弊可也執義韓
承貞曰赴京使臣之糧自黃海道至平安道沿途各官爭先饋遺非但
使及書狀官下至通事亦有私餽皆令護送軍輪轉或負或馱以此人
馬俱斃若遇不虞之變則必拱手就擒且其賫持之物甚重盜賊豈不
以此為利哉使臣若體國家之意則無此弊也且挾持金銀皆重罪故
古未有挾去者雖或挾去亦以為難今咸鏡道產銀處無窮而其價十
倍者實由盡歸中原恐終為國家之大憂也金銀便於挾持故使及書
狀官不能檢察其挾持雖易還來時卜馱難輸非但通事為然軍官子
弟亦皆以利為先若於回還時計除宣賜之物必定馱數不許輸載堅定
不搖則持金銀之弊或可除也至如樺皮亦我國禁物而潛貿上國
致我國空乏非特此也我國商人持白黃絲絀藥材等物於倭人止

泊處及驛路爭相買賣此守令等不奉法所致也以此慶尚道及開城
 府興利本府時方推之若畏朝廷紀綱則必不至此也○臺諫啓前
 事不允○黃海道兎山縣雨雹○咸鏡道永興雨雹○丙午雨雹○京
 畿麻田廣州驪州利川竹山全羅道南原海南康津錦山鎮安昌平等
 邑雨雹○江原道金化寧越平昌原州下雪○丁未霜降○黃海道康
 翎縣地震聲如雷屋宇皆動○金化縣下霜○戊辰江原道觀察使閔
 壽千馳啓曰道內時病物故人三陟四十一襄陽五十八杆城九高城
 十八○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趙邦彥等上疏
 其略曰我國家壤地褊小生財不敷雖加樽節猶恐不贍況取之無度
 用之無節乎諸君吉禮費用大濫第宅之作財力幾竭加之不時之
 舉無名之需責納於有司有司將不能支則引徵來歲之貢下民將何
 以取辦乎况近者移御所賜與之物亦出於無名豈非得已而不已者
 立府庫之入豈有常貢經費之數亦有恒式 祖宗以此用之而有裕
 殿下亦以此用之而不足豈無其故而然耶帑藏已竭而 殿下不憂
 民生已困而 殿下不念外事浮費而內實空虛此臣等所以憂委靡
 之漸而為 殿下懼焉今者士氣摧挫人皆以言為諱無所可否者則

曰識事體小有言論者則曰是沽名至於言事之際一有所觸舉以為非故士皆含容自晦以私一身事有弊而不言政有失而不規 殿下誰與聞善言乎此臣等所以憂委靡之漸而為 殿下懼焉 殿下責已之道固無所不矣然而百司解弛則曰當官者不能盡其任也百姓困窮則曰字牧者不能盡其職也有司守令不能盡其職者誠有罪也在 殿下反躬自責之道恐或有乖一國之責專在於 殿下之一身殿下不自為己責而一歸於下此臣等所以憂委靡之漸而為 殿下懼焉下弘文館上疏曰此疏之言皆當自上當為省念焉○巽方有氣如火○黃海道瑞興自二十一日至是日下霜○己亥 御朝講○黃海道觀察使尹止衡以孝子義津正丘胡繼賢文化私奴時種前錄事李權殷栗幼學朴薰烈女松化甲士李叔文妻金氏等馳啓曰海陬窮鄉節義可嘉依大典勸獎何如傳曰此事予甚嘉之節行乃治國之本十室之邑必有忠臣黃海道小境尚且如此况下三道人物阜盛之地必多有之而未聞馳報何也如有已曾旌門者必分明深刻令人有所矜式又令各道監司若有孝子節婦之人詳悉啓聞○臺諫啓前事不見○御夕講○庚戌備邊司堂上高荊山安潤德韓亨允許砮兵曹判

書金克幅等啓曰前日以金善孫殺彼虜要送古事教臣等議臣等以
為平安道觀察使啓本與沈思遜所啓非一再矣但金善孫業已斬虜
倣使要送古雖非窺覘而見斬似難窮推又無事證亦不可因彼人之
言謂送古不欲作賊而來也今若推善孫而善孫伏罪則彼人憑此必
求責於我若善孫不服其情而死於杖下則江邊士卒必皆喪心沮氣
莫欲赴敵矣今若以送古之死無罪而賂送古妻子以釋其怨則彼之
無厭之求恐不能堪也且啓此事則後雖實窺覘而被獲者必將藉此
以濟其術也前者臣等為公事啓下又恐有如此要功希賞之弊故令
邊將禁戢慎毋生釁事曾已移文而滿浦僉使沈思遜如是屢報者必
信聽野人狙詐之言而然也送古之事已久而今始言之者必有所以
也臣等以謂善孫不可復推也前日弓箭賞賜時臣等與二公共議之不
敢擅便以啓請收議于三公傳曰近來將有邊釁事予已知之矣如此
輩要功妄殺則邊釁無時而息也成廟朝許混亦以枉殺夷虜伏罪
如此事不可不徵金善孫事朝廷若知之而不推則無所徵戒也弓箭
雖小物必欲還收者惡其無功而得賞恐使人效之也且予意如是故
喻之耳又非決然必罪之也其與議政府同議作公事以啓○臺諫啓

戊丙

前事不允○辛亥京畿觀察使申錦馳啓曰南陽癘疫物故人二十一
時未熾盛他無傳染之邑○傳于禮曹曰崇獎節義興化之本錄啓
獎勵著在令典而近來廢不舉行至為未便其中特異者詳問以啓且
已設施表者如或墜廢則糾檢改修○壬子全羅道觀察使柳灌馳啓
曰癘疫物故人任實四十八扶安十六益山二十六龍安二十九古阜
七十二鎮安三十五同福十六淳昌三十五咸悅三十七南原一百三
十二潭陽三十五礪山十三高山三十九珍山十四萬頃十六金溝一
金堤二十四錦山二十六臨陂七光州十五雲峯一百六十七全州一
百十五

四月癸丑朔○乙卯正朝使金謹思還自京師○臺諫啓前事憲府又
啓慶尚左道軍籍敬差官權五紀前年八月下去至今不還大抵人臣
承命而出當速竣事而還今者諸道敬差官皆已還而獨經年不來必
有其弊而使命亦輕請先罷後推禮曹佐郎姜銓除授雖久持身不謹
多有誤事不合禮官請適荅曰權五紀如啓餘不允○慶尚道觀察使
金希壽馳啓曰道內癘疫物故人揔計一千二百九十八人○丙辰禮曹
啓曰啟尚大內殿史臣書啓以為今送副官村岳宮內少輔其父皮汝文庚

午年倭變時於東平館自刎而死前日新大郎之父死于東平館大郎
以此除職請依例除之且少輔亦以其意乃於本曹饋餉之日自呈書
本曹當考前例作公事以啓傳曰可○臺諫啓前事不允○丁巳臺諫
啓前事不允○戊午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禮曹啓曰遼東
撥兵官楊鎮亦多求請而又於金謹思出來時書付求請物件不可一
一備送請加減物數而送且所求之物無窮不可一一應之隨後而應
何如傳曰知道○己未 御書講檢討官任柄曰古者兵農為一兵寓
於農無事則力農有事則從軍我國則不然兵自兵農自農故兵農為
二若以軍卒言之一家十人皆為軍士致力農之民少軍士又無保人
故軍額亦不實若減兵卒則必有益於農也國家有急則誰非王臣何
敢不赴戰耶領事張順孫此言果當今方軍籍之時各官軍士皆有定
額勢不得減之然亦皆虛張其數似不得支當也我國軍士不足故如
是矣雖減軍卒又未知餘丁之幾何也必兵農為一則可無此弊矣
上曰兵有餘丁則亦能力於農作古人云兵在精不在多必使有餘丁
可矣今雖減額後亦不無物論此不可輕為也邊將當其無事時出軍
民使之力農可也叅贊官柳溥曰歷代之兵多有餘丁故可為農業今

則額數雖多而軍皆逃散故只為單兵而無保人矣我國三國之特軍
丁亦必不多而能敵隋唐百萬之兵統合之後三國為一而脫有邊禍
則勢不能支此無餘丁保率而只有虛名故也雖國家有急其何能備
糧赴敵如使當番立役下番務農則軍卒自實矣○臺諫啓前事又啓
內資寺正金克恢前為揚州牧使時貪汚見適未久而為正請改正皆不
允○庚申臺諫啓前事不允○辛酉臺諫啓前事不允○京畿豐德黃
海道瑞興新溪等邑兩雹○壬戌 銜書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京
畿金浦忠清道永春江原道杆城慶尚道善山安東兩雹○癸亥 銜
書講檢討官宋麟壽曰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若以德而言則財
固末也然財者不可無而亦不可聚也故論生財之道而曰生之者衆
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蓋國無遊民則生之者衆
而今則務農之民小而逐末者多何者四民之中惟農最苦雖終歲勤
勞而盡輸官家故未免飢餓逐末者游手無為而其利有餘故人皆趨
之如此之事自上常加軫念則自無此弊矣且國有畜積則自然不
斂於民若國無儲畜則未免聚斂於民矣今之畜積非不多也然若不
量入而為出恐其乏絕也大抵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濬亦

曰九重清閑之燕留心於天下之大本義以制天下之利則天下不足平也如此之事更加留念 上曰近來民不務本而逐末者多故已於各道下諭矣但游手之徒多聚京師故市價亦因以踴貴也知事許碇曰朱熹以謂天下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指財大抵雖有畜積若用之不節則自至虛竭虛竭則有又徵之天下何以平乎是故大學雖以明德為本亦常眷眷於財用者以此也○聽輪對○御夕講講春秋特進官李思鈞曰臣見因春秋取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權臣禍在不測之語大抵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權臣之禍歷代皆然權臣必欲去乖忤者乖忤者若在則不得擅其權故也若聖明之朝則如大陽當大雖有奸究亦不得售其術也若人主昏暗則逞其氣焰權柄必有所歸歷代之禍皆由於此也漢武帝乃雄才大略之君待詔金馬門如主夫偃朱買臣嚴助皆以為善人而用之然而終至於自相爭權而陷不測之罪張湯之徒亦被赤族之禍蓋雖雄才大略之君初不戒之一失權柄其弊必至於此也自 上常加留念毋使權柄下移○臺諫啓前事不允○甲子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又啓領敦寧府事尹之任以齊陵獻官行祭後沐浴于黃海道江陰地碧海水事受由下去今當

農月耕種之時以國舅之人往來留住之間必至騷擾其弊不少請速命

勿往○命尹之任勿往餘不允○咸鏡道觀察使韓孝元馳啓曰道內

癘疫物故人物摠計六百八十餘人○乙丑憲府啓前事不允○丁卯

下大禮纂要皇親與獻王追崇時是非不一故集其議可觀者名曰大禮纂要正朝史金諱思所獻也于政院曰其令

承文院官負持此冊示于三公其議是非或於經筵言之或書以啓

中朝之事不須講究但群臣會議其是非邪正必有所歸故云耳○戊

辰慶尚道觀察使金希壽馳啓曰道內熟病物故摠計一百三十七名

云○憲府啓前事又啓廣興倉守孟宗仁人物輕薄不合長官且長官

摠治必能稱其人然後下人畏服如此人為長官則人必輕之請速適

李英俊齒於仕版不失其祿足矣不可為奉常判官請速改正皆不允

○己巳 御朝講 上曰古人云禮樂自天子出近觀中朝議禮之事

於太廟之內別立世廟其於禮文則未可知也但必有是非問于大臣

耳且觀其議皆據三代以上堯舜之事為言耳領事權鈞曰昨日聞

上教但未見其冊故未敢啓耳前者毛澄為禮部尚書時所議大禮一

卷見之則其議皆據先儒已定之論而今者此輩皆以毛澄之議為非

經變已定之禮臣意以為似變天經地義也知事李符曰毛澄以先儒

經變已定之禮臣意以為似變天經地義也知事李符曰毛澄以先儒

經變已定之禮臣意以為似變天經地義也知事李符曰毛澄以先儒

一定之禮為是而議之今者別有所議此亦必有所據而言也大抵議禮者雖邪人必附會古事而言之宋朝歐陽脩司馬光亦各異論互相是非以此終致朋黨相傾非但今時自古為然然宋朝宰相議之而臺諫抑之今則上下皆以為是以變故禮臣意以為其禍不小恐生大變鈞曰今之議論不同皆出於張璠桂萼席書大抵小人議禮時必附會古事王安石變法亦以假托周禮一時之人皆以為三代制禮而彼亦自以為行三代之事也今者中朝大禮之議自有是非而萬世正論不可誣也符曰古人議禮必附會古文而今則以程頤之議為非是而又曰此程頤之言也然則古書何所信而又何事不可為乎此非他中朝必有他議未即歸一故如是耳聞中朝因胡士紳進本至罪主事陳九川陳邦輔中朝紀綱解弛故刑政至此我國人若以為無防禁而恣行萬一生事則後日防禁必倍於前矣今後赴京使臣當倍加謹慎又禁戢下人然後中朝終始以禮義待我矣○憲府啓前事又啓軍器寺正閔壽元本有物論故為執義昧物議不以為快今不宜汲汲陞叙也請速改正皆不允○庚午 御夕講○憲府啓前事不允○慶尚道居昌咸昌兩電○辛未 上御慶會樓下觀射○憲府啓前事不允○壬申 上御慶

會樓下觀射下御題

太液芙蓉七言律
未央垂楊五言律

命入侍宰相以下勿論文武

皆製之射官中亦有製者并令製進○憲府啓前事不允○癸酉 聽
啓覆領事南袞曰頃者下大禮纂要令臣等議其是非但冊數多未及
考覽即未啓達臣觀此書乃席書張琬桂萼所者也古文典禮據頗
詳見此議者孰不以為是耶且其以纂要著書者使天下之人皆欲見
其書而以其議為是也此書大槩以為二三執政欺弊陛下於禮所當
為之事此語實非也假使執政認議萬無如此有心之理也楊廷和蔣
冕毛澄等皆非偶然人物也今皇帝推戴之議皆出於此人且帝在南
京而毛澄親往迎來豈有毫釐欺蔽之心乎大抵以藩王入繼大統有
漢宋故事定陶王之議一時所論不一而濞王之議韓琦歐陽修與司
馬光呂誨互相抵斥韓歐之議雖曰追崇私親然亦與今時之議不同
而其時大賢伊川先生折衷立議此萬世無弊之議也毛澄之議以伊
川為主而以為不可輕改也且令之大臣謂席書等其有他議與否未可知
也但因正德失德天下不忘孝宗德澤今之以孝宗稱皇考者祖述英
宗以仁宗稱皇考之事耳且其言曰謂父為伯至為乖悖此皆解職而
名望者故以是議為是而其人皆務存舊時執政故聞楊廷和解職而

先退蔣冕毛澄汪俊皆不在朝云年少之人皆引唐虞之事為言而以漢宋故為不經之法觀其言則似是而此實誤天下之議也 上曰觀其議果引三代以上之事為言然必有是非故問于大臣耳○憲府啓前事諫院啓方好義嘉善加無功陞授而定罪之後迄未改正甚未便請速政正答曰方好義事當議大臣而裁落餘皆不允○下刑曹囚徒單子政院曰今觀囚徒只有水賊數人而今日啓覆此則已決之事也刑曹勤快至於空獄聞 祖宗朝有賞格云其考前例以啓史臣曰叔季之世人心頗悍奸偽日滋豈無作罪者致囹圄之空也判書沈貞才賞錢徒察判李思鈞岸宇濶略同氣相濟欲術已能聽斷之間不能無苟焉者而強為之空聞者莫不嗤笑其雖欺欺天乎○以成雲為工曹判書金謹思為黃海道觀察使○甲戌南袞李惟清權鈞等議啓曰方好義聞賊變親泊三島措置還營捕倭之時雖不與焉論賞固其宜也然欺罔朝廷不小而反受其賞故物議不平改正為當 命改正方好義加資○憲府啓前事不允○右承旨丁玉亨啓曰考空獄前例則 成宗朝尹繼謙為刑曹判書時以空獄啓之 命招堂上郎官於賓廳饋酒命夫承旨對饋云傳曰明日其招堂上郎官賜酒于賓廳承旨及內

官其性對饋史臣曰是時連年凶歉癘疫四方死亡殆盡盜賊大興民生嗷嗷人心奸詐虛偽成俗刑官以空獄啓之 上亦信聽嘉賞之有識寒心况杖罪應囚者不見囚死囚六人在獄則何以云空獄乎於此可知上下皆好名之所致也○乙亥 御夕講○憲府啓司贍寺僉正柳涵別無賢能非汲汲陞叙之人也前為經歷累被論寤而今纔數月又還陞叙未便請改正諫院啓刑曹正節鄭世賢前年四月出身即為校理以驟陞論逆世賢聚雜加為資窮初授六品亦已足矣未久而陞為正郎未便近來士習已非此事關於士習故啓之請速改正傳曰柳涵雖一時被論然不可每為不陞叙也鄭世賢事臺諫所啓之意當矣但鈐曹於五六品之人云不可改也○丙子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丁丑 聽啓覆○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寅全羅道觀察使柳灌馳啓曰道內染病物故人摠計五百六十名云○庚辰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慶尚道尚州浦鎮屬軍卒鄭世文等凌辱權管事大關風俗至為駭愕而今聞只令本道都事推考如此之時必須別遣京朝官推閱得情定罪然後外方愚民知朝廷驚駭之意而有以革其頹暴之心矣頃者月串軍卒凌辱主將而亦遣京官推以尚州浦

之事與此不異請遣京官推鞠荅曰尚州浦事議于大臣後叢落餘不
允○辛巳領議政南袞議諫院所啓宜矣凡風俗所關朝廷固當遣官
覈實但頃者月串鎮軍則非徒凌辱而已至於張舉旗幟群聚抗拒迹類
叛亂故不得已遣官推之今此尚州之事頑悖雖甚比於月串則似輕
當此農月使命奔馳恐不得無弊且為權管者使其軍卒怨怒至此豈
無致之之由乎依前刑曹授教令都事備細推究并鞠權管所犯以啓
然後隨其情罪輕重按律亦足以兩徵其惡左議政李惟清議軍卒之
凌辱主將此是變故也合遣朝官推閱抵罪使遠人知其邦有常刑也
然主將不失道則士卒安有怨叛之理權管亦令推之如何曩者平安
道甑山人吏叛邑推考治罪縣令亦罷已有前例右議政權鈞議尚州
浦鎮軍之事至爲暴戾大關綱紀遣朝官推鞠明正其罪以徵後人為
當且使鎮軍致此為權管者亦不得無責但先推下人權管所失見著
然後推之未晚也下三公議于政院曰領相以為使命奔馳恐不得無
弊當初予意亦如是其令都事推之權管不能撫恤軍卒先失其道致令
怨叛之意并命鞠之○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尚州浦鎮軍事大關綱
紀故已令推考權管所失甚大請先罷令詔獄推鞠何如傳曰尚州浦

權管事下人凌辱者亦欲其權管之罷去也今若先罪則不合事體并
不見○咸鏡道癘疫物故人吉州定平洪原并百名○壬午 御文講
○臺諫啓前事不見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六

此書係在東京大學圖書館...

○此書係在東京大學圖書館...

此書係在東京大學圖書館...

此書係在東京大學圖書館...

(B)
732.55
4724
[v.11]
no.28
0194230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28